

孟子正義

冊四

孟子正義十二

學海堂本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第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注**

陳代孟子弟子也代見諸侯有來聘

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以為孟子欲以是為介故言此介得無為

狹小乎如一見之儻得行道可以輔致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尋

欲使孟子屈己信道故言宜若可為也

**疏**

且志曰枉尺而直尋○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

隸釋議即元寶碑進退不枉尺直擗用孟子而引擗為尋文子上義篇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為之尸子以擗為尋文子上

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為之也文子東周初人而尸仗為商鞅師穀梁傳嘗引其言亦略前於孟子陳代所云志或者即此等書○注

得無為狹小乎○正義曰漢金廣延毋紀產碑云耕殖陝少即狹小也禮記表記云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注云性仁義者其

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孔孟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



不至將殺之注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不

至也疏昔齊至殺之○正義曰昭公二十年左傳云十二月齊侯

也旌以招大夫守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

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闔氏若隸釋地三續云

虞人守苑囿之吏也周禮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餘皆下士澤虞每大澤大

數中士四人迹人掌田獵者亦中士四人餘皆下士及府史等自

不敢上擬乎大夫招以旌豈敢進此守官也而即守道也左氏生

六國初孟子之前不知於何聞之所傳尹公佗學射庾公差齊侯

與孟子輒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

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注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

窮故常念死無棺槨沒溝壑而不恨也勇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

義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取守死善道非禮招己則不往言虞

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專妄見諸侯者何

為也疏注志士至善道○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子路與巫馬期薪

於富終身無復見夫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關然投

鏃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並稱論語衛

壑子不知子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此以志士仁人並稱論語衛





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注範法也王良曰我爲之法度之御應

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

十言雙奚小入也不習於禮疏爾雅範法至於禮公八年秋蒐于紅

穀梁傳云艾蘭以爲防塵馬道也而傷不獻所云車軌

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御也毛詩小雅車攻篇傳云一曰乾豆二曰軌

塵馬候蹄者法度之御也毛詩小雅車攻篇傳云一曰乾豆二曰軌

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腰而射之達於右膺爲上殺達右耳

本孔氏正義云稍上殺肉已微惡故以爲疾肉最潔美故以爲乾豆次殺

以其遠心死稍上殺肉已微惡故以爲疾肉最潔美故以爲乾豆次殺

肉又益惡充君之庖也凡射獸皆逐從左廂而射之當於右膺獨

言射左髀爲上殺達於右膺當自左膺也右耳本當自左膺獨

鵬也言自左舉於右而射之可推而逆射按此上殺者謂當

面射之翦毛不獻謂在旁而逆射之可推而逆射按此上殺者謂當

殺中殺皆爲應禮之射正殺之禽王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天王

者以四時收以奉宗廟射正殺之禽王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天王

孟 子 正 義 十一 二 中華書局聚

禽鬱詭不詭遇蓋亦抵  
僅云詭詭不詭遇蓋亦抵

也音義有出之範我我  
也音義有出之範我我

必不范者射范氏矣音義見誤本禽以爲古之善御者範古與范通或  
必不范者射范氏矣音義見誤本禽以爲古之善御者範古與范通或

游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詭之遇文選李善注固都賦云  
游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詭之遇文選李善注固都賦云

仍夏德威二龍降之驅連下爲御詭又行程南方注又孟射之曰  
仍夏德威二龍降之驅連下爲御詭又行程南方注又孟射之曰

詭孟子則引范地也圖注賢後漢書班固傳此文鬻則云范遇趙非范氏  
詭孟子則引范地也圖注賢後漢書班固傳此文鬻則云范遇趙非范氏

人云此趙字誤當是古字引孟子不范氏指賦所云范氏豈非孟詭子範我  
人云此趙字誤當是古字引孟子不范氏指賦所云范氏豈非孟詭子範我

也書樂不詭馬君願爲范氏驅離容之范氏豈非孟詭子範我  
也書樂不詭馬君願爲范氏驅離容之范氏豈非孟詭子範我

也凡說危機此則求辭達若范氏則云爲范氏驅離容之范氏豈非孟詭子範我  
也凡說危機此則求辭達若范氏則云爲范氏驅離容之范氏豈非孟詭子範我

而王良何取於孟氏賦以范氏爲範我驅之矣由基何屬  
而王良何取於孟氏賦以范氏爲範我驅之矣由基何屬

詭帖執御篇引孟荀此文及注趙氏法爲御故前舊注  
詭帖執御篇引孟荀此文及注趙氏法爲御故前舊注

請辭注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必  
請辭注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必

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  
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



之射也貫習也我不習與小人乘不願掌與嬖奚同乘故請辭

注詩小至射也○正義曰驅引詩在雅車攻篇第六章毛傳云言

習於射御法也○正義曰驅引詩在雅車攻篇第六章毛傳云言

而足則不踐作機音義出踐躡作機非發即今五臟字徂浪切記

也鄭氏箋云御者之所謂貫心疾之中射者之工發則中如字非

如物也孔氏正義云如物破則中而破也王氏引之曰舍釋詞云

與舍拔則獲同趙注皆言中如字○楚策云壹發而殪意亦與此

同鄭箋及孟子趙注皆言中如字○楚策云壹發而殪意亦與此

雅釋詁文段氏玉裁說文解字串傳云串習也串即毋之隸變

貫傳即謂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邱陵弗爲也如枉

道而從彼何也注孟子引此以喻陳代云御者尚知恥羞此射者

不欲與比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之乎疏

注御者尚知恥羞此射者○正義曰國語周語且子過矣枉己者

云姦禮爲羞注云羞恥也閩監毛三本作羞恥

未有能直人者也注謂陳代之言過謬也人當以直矯枉耳己自

枉曲何能正人疏注過謬也○正義曰國策秦策云王之料天下

以為平矯枉以為直高誘注云矯正也枉曲也說文矢部云矯揉

曲者以直物糾戾之使同直故云以直矯枉也

章指言脩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是以諸侯雖有

善其辭命伯夷亦不屑就也疏孟子以至就也○正義曰周氏廣業

無效惟韓非子和氏篇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

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莊子讓王篇昔周之興伯夷叔齊相謂曰吾

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盍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且往

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

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此入至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孟子所謂道也或即指此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

熄注景春孟子時人為從橫之術者公孫衍魏人也號為犀首常

佩五國相印為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

構諸侯使強凌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疏

注景春至術者○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

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能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謾詐而棄其信凡十二家以蘇秦張儀為首周氏廣

業矣孟子出處時地考云景春稱儀兵而不及蘇秦時已為齊所

殺矣孟子出處時地考云景春稱儀兵而不及蘇秦時已為齊所

此晉人注公孫大合從六年魏納陰晉更名紀寧秦裴君集

陰晉人注公孫大合從六年魏納陰晉更名紀寧秦裴君集

云犀首尚魏姓公孫陰名徐廣曰陰晉之華列傳附公孫衍

時陰晉尚魏姓公孫陰名徐廣曰陰晉之華列傳附公孫衍

之後犀首者魏之陰嘗佩五也之相孫氏與張儀引馬彪云犀

首魏官名趙氏今虎號將軍未詳所本國策犀首之官在秦為

皮氏造則非人車百乘以韓魏留犀首吳師道儀云秦策首之

大皮氏造則非人車百乘以韓魏留犀首吳師道儀云秦策首之

官稱乎恐犀首或姓也魏亦有號武人通稱之史記孫衍明趙

以言從長衡者周氏柄中後遂以號武人通稱之史記孫衍明趙

其所離秦魏之交致義渠亦襲者以事張儀而秦非楚則見於

孟子正義十一人張儀所德於天下者得相若約從親而史記秦之儀列傳云張儀者魏

五中華書局聚

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二說不同索隱云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合從親而賓秦也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從而連秦之衡故蘇爲合從張爲連衡也乃趙氏以儀爲合從者未詳所本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

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注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匡君女子則當婉順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

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從君順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爲

大丈夫也疏丈夫之冠也父命之者迎賓冠子父主其事至於上冠禮諸祝辭

皆賓祝之非父命也父醜則有三加祝辭又醴辭云陳亦韓曰士冠禮無父命之文賓則有加祝辭又醴辭云韓獻子智

見於卿大夫鄉先生如晉趙文子冠見樂武子范文子韓獻子智武子皆有言以勸勉之蓋父不自命而以武子之意出於賓亦不

親教子之意也○女子至夫適之○正義曰閭氏若據釋地又續云門即父母家之門非女子所適之壻家之門今人祇緣俗有母送

其女至壻家禮遂以爲壻門一禮與婦人迎昏出門又內言不出於壻古豈有耶然孟此禮與婦人迎昏出門亦殊不同記

云父在阼階上西面戒命母施衿結悅曰勉之敬又云父送女命之

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悅曰勉之敬又云父送女命之

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悅曰勉之敬又云父送女命之

事言庶風夜及無內施諸聲申之是以戒者非之命一曰敬所恭送亦非止父門  
 一處之大抵孟各隨其禮俗如主衛之附也離之抑魯人禮之附也周合而列  
 國行善戒而西階上亦不行若孟氏言往中送或梁傳亦女送不  
 孔子送母魯諸西階上亦不行若孟氏言往中送或梁傳亦女送不  
 西河不出戰策乃婦廟至門送諸母還止於階有送至壻門者按穀  
 梁傳與諸國弟送所出庶謂祭內門外兩觀無送也壻門諸侯嫁國  
 之禮與士母兄弟傳送庶謂祭內門外兩觀無送也壻門諸侯嫁國  
 策恐未說文據女○部注云婉子也夫也○曰太義子毛詩邛順之義為  
 婉順也說文據女○部注云婉子也夫也○曰太義子毛詩邛順之義為  
 也違一義匡無君違是順從也○曰太義子毛詩邛順之義為  
 當違一義匡無君違是順從也○曰太義子毛詩邛順之義為  
 別成德補義甚好此君出矣趙冠禮曰今注吉日始加之元服則棄爾幼  
 爾成德補義甚好此君出矣趙冠禮曰今注吉日始加之元服則棄爾幼  
 志順成德補義甚好此君出矣趙冠禮曰今注吉日始加之元服則棄爾幼  
 孟子順成德補義甚好此君出矣趙冠禮曰今注吉日始加之元服則棄爾幼  
 云行歸而過所謂順之成德則世能以義入注云義就者順者是  
 就亦無違也乃所謂順之成德則世能以義入注云義就者順者是  
 惟以明之文王繫易以義為重其時所謂利古物言故孔子贊  
 賢發明之文王繫易以義為重其時所謂利古物言故孔子贊  
 利云於義之利和也利為利故孔義罕言利而義為利故孔義罕言利而  
 為己於義之利和也利為利故孔義罕言利而義為利故孔義罕言利而  
 以順命而利君謂之以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是順也荀子道篇則云



徒以從君順指為順故孟子斥為妾婦之道孟子之斥順猶孔子

之斥利也妻道猶臣道妻之順夫亦當誇誇有以調和而補救之

惟妾婦婢媵之流徒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

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注廣居謂天下也正位謂男子純乾正

陽之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得志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隱居獨

善其身守道不回也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三者

不惑乃可以為大丈夫矣疏居廣居至道也○正義曰趙氏以廣

生天地間也天地之間至廣而所營至狹矣男女共居必以富貴而

求之是天地間也至廣而所營至狹矣男女共居必以富貴而

當婉順乎外則圍於一家外則周乎天下故居天下之正位乎內

男正位乎外則圍於一家外則周乎天下故居天下之正位乎內

說卦傳云是陰分天陽之道曰柔剛與乎地之道曰柔順立人故

為政禮也天下之黨正既廣而男子行政仁也趙氏曰論語顏淵篇云政者正也

仁義之道共之於民不可行道也呂氏春秋以此仁義之道獨行於身何處不可居何處不可行道也呂氏春秋以此仁義之道獨行於身高誘注云淫亂也又蕩兵篇云而工者不能移高誘注云移易也漢書揚雄傳音義引諸詮云屈古訕字廣雅釋詁云訕也折也是屈卽挫也男子行仁義之道故富貴不能亂其心貧賤不能易其行威武不能挫其志自彊不息乃全其爲男子全其爲男子斯得爲大丈夫也

章指言以道匡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意用謀善戰務勝事雖

有剛心歸柔順故云妾婦以況儀行疏非禮不運○正義曰周氏

記有禮運篇按莊子山木篇云運動也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注周霄魏人也問君子之道當仕否疏周

霄魏人也○正義曰戰國魏策云魏文子田需周霄相善欲罪犀首鮑彪注云周霄孟時有此人至是三十年矣吳師道正云田

文前相魏當襄王時孟子見梁襄王相去不遠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攷云按史田需犀首皆在秦惠王時故霄得問於孟子

也魏策又云周霄謂宮他曰子爲肖謂齊王曰肖願爲外臣今齊資我於魏鮑彪注云疑卽霄吳師道正云孟子記魏人若以爲此

人則非安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

質注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三月一時也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

皇如有求而不得

疏

注質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正義曰音義出

云贊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願見無由也儀禮士相見禮云

唯夏用膳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也儀禮士相見禮云

贊所執以至於君遂以擊見於鄉大夫鄉先執贊注云將其厚意是也

云擊也贊擊見於君遂以擊見於鄉大夫鄉先執贊注云將其厚意是也

乎而四時春然後繁露官制象云萬物一而成易繫辭傳云變通而為大

云一歲時何謂春夏秋冬也天者陰陽四時也期也虎通四時變

而歲時何謂春夏秋冬也天者陰陽四時也期也虎通四時變

威物變氣變子威此三時為一變而物變之說也期也虎通四時變

道春以生夏成也養秋清以殺冬藏為暖故以慶副氣而

功皆天之所成也養秋清以殺冬藏為暖故以慶副氣而

當春以副暑而成也養秋清以殺冬藏為暖故以慶副氣而

罰刑異事而功皆當王者之副清成也慶副刑與春慶副氣而

以類相應也禮記檀弓云既殯也瞿如也求而始死追而弗及也

望而弗至也禮記檀弓云既殯也瞿如也求而始死追而弗及也

求而弗得也禮記檀弓云既殯也瞿如也求而始死追而弗及也

其反也禮記檀弓云既殯也瞿如也求而始死追而弗及也

孰依也禮記檀弓云既殯也瞿如也求而始死追而弗及也

訓云惶也禮記檀弓云既殯也瞿如也求而始死追而弗及也

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

弔注公明儀賢者也而言古人三月無君則弔明當仕也三月無

珍做宋版印

君則弔不以急乎注周霄怪乃弔於三月無君何其急也曰士之

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

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絜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

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注諸侯耕助者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粢稷盛稻也

夫人親執蠶繅之事以率女功衣服祭服不成不實肥脂也惟辭

也言惟絀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牲必特殺故曰殺皿所以覆器

者也不祭則不宴猶喪人也不亦可弔乎疏禮曰至衣服云正義

親耕於南郊以共齊威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注云齊或為粢孟子所引

亦以共齊威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注云齊或為粢孟子所引

之禮蓋如是也桓公十四年穀梁傳云天子親設祭與孟子所言

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成十七年穀梁傳云官室不設祭與孟子所言

略同然則犧牲不可以祭成十七年穀梁傳云官室不設祭與孟子所言

○祿者不設祭器又王制云大夫士宗廟之祭即不藉千畝號









之士靈之庶人斂之大夫降於諸侯即不用巾孔疏謂此削瓜當  
在公庭則不用巾者亦以尊厭卑又巾冪等級之可考見者也士  
之祭禮用冪禮有明文孟子惟士無田云蒙上禮字若曰殺  
食之器則本禮器字已可該故趙氏以幙字假借解之曰牲殺  
殺即所以用牲也曰器皿即所以覆器也○注不祭則不宴猶喪  
字與器字一貫趙氏之訓未必非孟意也○注不祭則不宴猶喪  
人也○正義曰禮記檀弓十五年公羊傳云喪人又云喪人無寶注  
云喪謂亡失位昭公二十五年公羊傳云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  
社稷注云出疆必載質何也注周霄問出疆何為復載質曰士之  
自謂亡人

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注孟子言仕之

為急若農夫不可不耕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

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注魏本晉也周霄曰我晉人也亦

仕而不知其急若此君子何為難仕君子謂孟子何為不急仕也

**疏**注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正義曰推趙氏注似趙

氏所據之本作晉人亦仕國也我晉人也解晉人二字亦仕解

亦仕國也四字謂我為晉人亦仕於晉國也乃相傳諸本俱作晉

子遊宦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  
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

父母國人皆賤之注言人不可觸情從欲須禮而行疏○正義曰

音義出媒灼云音酌丁云謂媒氏酌二姓之可否故謂之媒灼也

周禮地官媒氏注云媒之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今齊人各

魏麋曰媒說文女部云媒謀也謀合二姓灼酌也斟酌二姓人段

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斟者酌也酌者威酒行觴也斟酌二姓者

如挹彼注茲注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

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注言古之人雖欲仕而不由其正道是與

鑽穴隙者何異疏下注是與鑽穴隙者何異○正義曰趙氏與字屬

類也閻監毛三本作亦與鑽穴隙者無異孔氏廣森經學危言云

與音歟絕句此以與字屬上句讀王氏引之經傳釋辭云與語助

也無意章指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干祿踰牆

之女人之所賤故弗為也疏苟容干祿○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偷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注泰

甚也彭更孟子弟子怪孟子徒衆多而傳食於諸侯之國得無為

甚奢乎疏後車數十乘○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詩綿蠻

錄子所乘者不然從者徒步矣○傳食於諸侯○正義曰音義出  
傳食云丁直戀切言轉食也按爾雅釋言云駟遠傳也成公五年  
左傳云晉侯以傳召伯宗注云傳驛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傳傳  
也人所止息而去後人復來轉相傳無常主也然則傳食謂舍  
止諸侯之客館而受其飲食也荀子注泰甚也○正義曰詩小雅巧  
言昊天泰撫箋云泰言甚也荀子王霸篇云縣樂奢泰游抗之修  
連云泰與汰同奢泰

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注簞筥也非以其道

一筥之食不可受也子以舜受堯天下爲泰乎注義曰禮記曲禮

云凡以弓劍苞豆簞筥問人者注云簞筥威飯食者圓曰筥方曰  
筥儀禮士冠禮云櫛實于筥注云筥筥也蓋雖有方圓之別亦得

通稱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注彭更曰不以舜爲泰也謂士無

功事而虛食人者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

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注孟子言凡

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用梓匠木工也輪人輿人作車者

交易則得食於子之所有矣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是其四

者羨餘也注正義曰周禮至其四○正義曰見考工記○注羨餘也○

孟子正義 十一 十二中華書局聚



趙氏以餘釋羨明孟子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兩餘即上以羨之羨女以所羨之布易農所羨之粟兩相補則皆無不足惟不相補則各有所不足矣斯各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

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注入

則事親孝出則敬長順也悌順也守先王之道上德之士可以化

俗者若此不得食子之祿子何尊彼而賤此也疏注悌順也○正

綱六紀篇云弟悌也心順行篤也是悌為順也由長而幼不失次

第之序則順若以幼陵長則失其序而非順矣○注守先至俗者

○正義曰上尚也尚德之士解守先王之禮左人待載注云古文待為後

之學者待無化義儀禮公食大夫禮云待當為持書亦或為持

周禮服不氏以旌居乏而待獲杜子春云待當為持書亦或為持

蓋趙氏讀待為持謂扶持後之學者使不廢古先之教惟守先道

所以扶持後學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

亦將以求食與疏彭更以為彼志於食此亦但志食也疏注此亦但志食也○正義曰也字當作邪字荀子正名篇云其

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三也字皆與歟邪同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注孟子言祿以食功子何食乎曰食志注彭更以為當食志也曰有人於此毀

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注孟子言人但破碎瓦畫

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之為也然而其意反欲求食則子食乎疏

注孟子至為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破也說文石部云破爾雅廣言云

毀壞也孝經釋文引蒼頡篇云雅毀破也說文石部云破爾雅廣言云

毀瓦即破碎也音義云於此張武不安順依注云同氏元校勘記

云毀瓦必誤字謾者欺也於此張武不安順依注云同氏元校勘記

同畫韻四字為一義則畫也乃畫俗費日損功之意宋張芸

瓦畫墁四卷名畫則畫也乃畫俗費日損功之意宋張芸

叟著雜說一卷名畫則畫也乃畫俗費日損功之意宋張芸

木部云朽說所塗也秦謂之蓋此爾雅釋宮朽也金部云說文

朽也或從木段氏裁說入文廁注云此器襄今以鐵為心或

以木戰國策豫讓變玉姓名入文廁注云此器襄今以鐵為心或

執問塗者則甚讓也其刀皆用木而為之伯然則塗也器論今

本皆作杆人糞以時墁館可室注云王肅注塗者墳也墳三公一

年左傳云人糞以時墁館可室注云王肅注塗者墳也墳三公一

即用塗牆則塗謂之墁也義謂之破碎瓦而塗者墳也墳三公一

之非田四破碎瓦所畫地又復云則減等畫物也謂有泥塗等畫

也象田四破碎瓦所畫地又復云則減等畫物也謂有泥塗等畫

以爲界趙氏謂無地已屋所畫而復則等畫物也謂有泥塗等畫

去之瓦破碎則無地已屋所畫而復則等畫物也謂有泥塗等畫

用爲無用也若此則謂古文畫說之牆而用錐刀劃勢劃之勢亦通也

劃錐刀無用也若此則謂古文畫說之牆而用錐刀劃勢劃之勢亦通也

曰否疏彭更曰不食也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注孟子曰如

是則子果食功也

章指言百功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

可珍雖食諸侯不為素餐疏移風易俗○正義曰語見孝經廣要

寧皆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注問宋

當如齊楚何也疏今將至伐之○正義曰史記宋世家云偃自立

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

桀宋其復為紂所殺不遂滅宋三分其地史稱宋王為桀

紂與萬章行政處之迥別或出於齊楚之歸於鄰年六十

周氏廣業孟將出處之政往焉會齊楚而伐之萬章以國小

餘矣聞子湯武之仁告之蓋以弔伐望宋也觀孟子與萬章

問答婦人初政尚有事者戰國策所謂射天答地去世久矣

齊楚之伐國策云齊攻宋使臧子索救於荆王許孟救而卒不至

皆別成矣吳師道已譏其傳會又史蘇秦傳齊伐宋後宋孟子曰湯  
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勸之伐齊亦正在殺子噲後

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

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注葛夏諸侯嬴姓

之國放縱無道不祀先祖疏湯居亳與葛為鄰○正義曰漢書地

今葛鄉是山陽郡薄陰縣是也湯所都河南郡偃師古曰葛鄉湯所都

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湯所都河南郡偃師古曰葛鄉湯所都

乎閻氏若據尚書古文疏證云不經劉向云殷湯無葬處安得湯冢

是湯所都也盤庚北亳遷都蒙縣是即景亳湯所盟地皇西亳河南

尹偃師縣是也盤庚北亳遷都蒙縣是即景亳湯所盟地皇西亳河南

孟偃師以正之寧曰八百里當葛伯之耕乎亳今葛鄉是也湯

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里當葛伯之耕乎亳今葛鄉是也湯

其說精矣王鳴盛尚書後案云皇甫謐有師為西亳而別以

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案續志云皇甫謐有師為西亳而別以

自引謚帝王世紀蒙北亳熟為南亳案續志云皇甫謐有師為西亳而別以

南亳後徙西北有薄城又中湯子紂居亳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湯即位都

百里太遠知湯本居南亳熟居亳與葛鄰在正寧陵去葛鄉八

居南亳時事見帝告沃序疏盤庚言先王五遷鄭馬王皆以是

湯始居商邱後遷於亳當五遷之北四里注熟水故城在今蒙城北

大蒙城在今蒙城北

湯始居商邱後遷於亳當五遷之北四里注熟水故城在今蒙城北

湯始居商邱後遷於亳當五遷之北四里注熟水故城在今蒙城北

湯始居商邱後遷於亳當五遷之北四里注熟水故城在今蒙城北

湯始居商邱後遷於亳當五遷之北四里注熟水故城在今蒙城北

湯始居商邱後遷於亳當五遷之北四里注熟水故城在今蒙城北

湯始居商邱後遷於亳當五遷之北四里注熟水故城在今蒙城北

湯始居商邱後遷於亳當五遷之北四里注熟水故城在今蒙城北

湯始居商邱後遷於亳當五遷之北四里注熟水故城在今蒙城北

湯始居商邱後遷於亳當五遷之北四里注熟水故城在今蒙城北

湯始居商邱後遷於亳當五遷之北四里注熟水故城在今蒙城北

湯始居商邱後遷於亳當五遷之北四里注熟水故城在今蒙城北

湯始居商邱後遷於亳當五遷之北四里注熟水故城在今蒙城北

湯始居商邱後遷於亳當五遷之北四里注熟水故城在今蒙城北

湯始居商邱後遷於亳當五遷之北四里注熟水故城在今蒙城北

湯始居商邱後遷於亳當五遷之北四里注熟水故城在今蒙城北

湯始居商邱後遷於亳當五遷之北四里注熟水故城在今蒙城北

縣東南四里湯本居此後乃遷馬師即其後微居商邱亦以湯

之名可觀漢志但言三偃毫師遂造北毫南毫配一皆而名三劉宜遠

是相熟附和豈如商邱固康成之杜預信乎孰於數十里中強分爲二無

妄相附和豈如商邱固康成之杜預信乎孰於數十里中強分爲二無

近相附和豈如商邱固康成之杜預信乎孰於數十里中強分爲二無

可分也卽商邱偃師相去七八百里耳奈孰於數十里中強分爲二無

有以充數乎其辨辨二也漢商邱平與今等梁大山類何險平之

當及東郡或須昌壽張班氏於此諸郡又國皆微子所封陽社猶稱雷

澤陰山陽薄則此爲湯嘗息地後人遂往指稱毫在梁國

漢本屬山陽郡後漢分其地置蒙穀熟與薄陰亳縣者梁國又謂改

薄爲亳且陽郡陰漢故司馬彪所謂湯都與薄陰亳縣者梁國又謂改

縣北亳城也者亦卽皇甫謐所分於梁國薄陰亳縣者梁國又謂改

焉得有三湯都定在偃師而之國正義鄭公十不爲三也本一說也

辨矣昭公注葛夏侯夫姓之國正義鄭公十不爲三也本一說也

嬴生爲姓矣說文徐部贏云桓時葛尙存之歟○注春秋時無道○江正義

國皆嬴姓葛說文徐部贏云桓時葛尙存之歟○注春秋時無道○江正義

曰自楚辭注騷云縱放也娛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



盛也湯使毫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  
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  
餉此之謂也注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書尚書逸篇也仇怨也

言湯所以伐殺葛伯怨其害此餉也疏注禮記童子至無狀○正義曰

曰小童注云小童若云未成人也雜記稱陽童某甫注云童未成

人之稱也少儀童子曰聽事注云童子未成人詩芄蘭正義以十

九歲以下皆誅漢書東方朔傳寶太主猶言無顏面以見人也負

陛下身當伏誅尚書無善狀也按趙氏用無狀爲罪當謂其醜惡

曰自言所行醜惡尚書無善狀也按趙氏用無狀爲罪當謂其醜惡

無善狀也注尚書無善狀也按趙氏用無狀爲罪當謂其醜惡

一之書序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注王鳴威尚書後案云醜惡

釋書至其下引桓公二年復言書曰引其下我後則又加書曰

當怨餉者云仇餉是謂其殺童子使餉者仇之匹夫匹婦復仇則

伯而云葛伯仇餉是謂其殺童子使餉者仇之匹夫匹婦復仇則  
也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仇餉是謂葛伯以殺餉者是仇此餉者矣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  
復讎也注四海之民皆曰湯不貪天下富也爲一夫報仇也疏注

一夫報仇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宰夫諸侯之復注云復報也是

復讎即報仇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宰夫諸侯之復注云復報也是

氏以仇釋讎明孟子言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

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

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

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注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

征而服天下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者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

凡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民曰待我君君來我則無罰矣歸市

不止不以有軍來征故市者止不行也不使芸者變休也疏始至

國也○正義曰載與哉通爾雅釋詁云哉始也故毛詩周頌載見

辟王傳云載始也梁惠王篇云湯一征自葛始也與此文略同一即

始也始即載也爾雅釋天云唐虞曰載再載屬下讀則湯始征而

復始終而復始義為再故一說以載再載屬下讀則湯始征而

葛為句晚出古文尚書仲虺之誥作再載屬下讀則湯始征而

匪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元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注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

文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

執臣子之節匪厥元黃謂諸侯執元三纁二之帛願見周王望見

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小人各有所執以迎其類

也言武王之師救殷民於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疏注從有攸至

書曰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不類孟子之文而大類尚書雖不稱

黃道于匪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也周之乃云從有攸以

尚書文攸所也爾雅釋言其文則其君子以下乃多士女傳說云安

也經文引韓詩云惟念也云小爾雅釋詁云正綏多士女傳云綏安

惟念執商頌有截其不惟也猶不顯也承承也故以無不攸

下即有所有所執往也謂其執往非無處也其壺漿小處也即惟念通

臣子之節也。惟臣有攸，不以武。惟臣乃東征，來安之也。趙氏倒厥，士女謂士女。所厥云，說文云：義當匪作似，竹篋以威贊，幣實元黃，于非借，用阮氏正字。勘記云：說文云：義當匪作似，竹篋以威贊，幣實元黃，于非借，用阮氏正字。也。竹部：篋，訓車也。三：儀禮聘云：幣制元黃，于非借，用阮氏正字。束元：篋，率元居三：儀禮聘云：幣制元黃，于非借，用阮氏正字。象天三覆地二載也。禹貢：荊州黃篋，纁赤，合纁赤，說文：纁，黑為元，故元黃，即纁。淺絳也。蓋赤和以黃，則淺赤，合黃，為纁。赤，說文：纁，黑為元，故元黃，即纁。元纁也。郭璞云：魯仲連相，佐原君，以願為紹，介而見之。此於先生集解引也。史記：魯仲連相，佐原君，以願為紹，介而見之。此於先生必由介紹也。周禮：秋官：司儀及將幣，上交三辭，逆拜，主君擯者。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交三辭，逆拜，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是時諸侯，匪厥元黃，來請見之。辭也。曰：我周親之也。傳曰：大邑周尊之也。二句乃述諸侯請見之辭也。曰：我惟見以善釋，休亦念也。附

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太誓也我武

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于之疆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

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比於湯伐桀為有光寵美武

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書太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

諸傳記引太誓皆古太誓



正注太誓引鄭氏古書論依○正義曰尚書序

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二於秦穆公三為尚書百四十八篇為

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所定也生史記儒林傳云秦時焚

中伏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伏生求其書於壁內者七十篇獨

得二士九篇劉向別錄云武帝時得四書於壁內者七十篇

與博讀之漢書藝文志尚書文經四書於壁內者七十篇

經二十九卷大夏侯氏棟二家楚尚書文經四書於壁內者七十篇

書惟二十九卷大夏侯氏棟二家楚尚書文經四書於壁內者七十篇

二十九篇者夏侯氏棟二家楚尚書文經四書於壁內者七十篇

壁中得之趙氏以後為是以充學也此文明之泰誓今亦存之太誓

周本紀載之近云鄭氏注云武王誓衆以紂之辭也今太誓坊  
記引大誓曰云近云鄭氏注云武王誓衆以紂之辭也今太誓坊  
無此章則其篇散亡按鄭氏注云武王誓衆以紂之辭也今太誓坊  
融書敘云泰誓後得亡鄭氏注云武王誓衆以紂之辭也今太誓坊  
卜襲於休祥戎于商必克孫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受禮記于疆誓曰彼  
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受禮記于疆誓曰彼  
子克受非予武唯朕文考無罪引太誓曰我武惟揚受禮記于疆誓曰彼  
無夏今文太誓皆無此語見書傳多矣所引太誓曰我武惟揚受禮記于疆誓曰彼  
者甚多弗復悉記趙氏云諸傳引太誓曰我武惟揚受禮記于疆誓曰彼  
孔氏廣森經學記云諸傳引太誓曰我武惟揚受禮記于疆誓曰彼  
太誓一篇獻之與伏壁內者誦陸謂本始中非也然其按劉向別錄云  
武帝末有得泰誓於壁內者誦陸謂本始中非也然其按劉向別錄云



者得之蓋漢世僅見三篇之一故語孟左傳所引太誓皆適在其所未見兩篇中意時博士有附會書序強分為三者乃適致馬融之疑耳時維鷹揚毛詩大雅大明第八章文傳云如鷹之飛揚也易師九二傳云承天寵也釋文引鄭注云寵光耀也是光即寵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

楚雖大何畏焉注萬章憂宋迫於齊楚不得行政故孟子為陳殷

湯周武之事以喻之誠能行之天下思以為君何畏齊楚焉

章指言脩德無小暴慢無強是故夏商之末民思湯武雖欲不王

末由也已疏修德無小暴慢無強亦此意○韓非子內儲說衛嗣君曰治無小而亂無大亦此意○民思湯武○正義

曰淮南子道應訓云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淮南子道應訓云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是其義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注不勝宋臣疏不注

勝宋臣○正義曰荀子解蔽篇云唐軼蔽於欲權而逐戴子注云戴讀為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傅王者見孟子或曰戴子戴驩也按戴驩為宋太宰見韓非子內儲說上楊倓以或曰別之則不勝非

戴驩為宋太宰見韓非子內儲說上楊倓以或曰別之則不勝非

執政者唯宋始終不以公族為政左傳紀列最詳至戰國晉分齊纂

而宋猶綫脈相延不失舊物本枝之道得也全氏祖望國史問答

云潛邱謂孟也孟子齊不見諸侯故問答止於梁齊小國則滕而已

雖曾游宋而於康王初年亦嘗講行仁義之政其臣如盈之如不勝  
宋亦有故蓋康王初年亦嘗講行仁義之政其臣如盈之如不勝  
議行什一議去關市之征進居州以輔王斯孟子所以往而受七  
十銖之饋也謂孟子在辟公時游宋蓋是鮑彪其考古最疏略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

孟子假喻有楚大夫在此欲變其子使學齊言當使齊人傅之邪

使楚人自傅相之邪曰使齊人傅之注不勝曰使齊人曰一齊人

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曰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

之間數年雖曰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注言使一齊人傅相衆

楚人咻之咻之者謹也如此雖曰撻之欲使齊言不可得矣言寡

不勝衆也莊嶽齊街里名也多人處之數年而自齊也疏注咻之

○正義曰音義出囉也云丁云按玉篇音囉召呼也今釋注意音

歡為便蓋字謹諱同阮氏元技勘記云韓本作囉是孔本盧本作

囉非謹卽今之謹諱字也玉篇音囉召呼也此語甚誤謹不得有

轉寫譌作音囉○注莊嶽齊街里名也○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  
錄云莊是街名嶽是里名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  
莊注云六軌之道反陳于嶽注云嶽里名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  
年戰于莊敗注並同闍氏若據釋地引炳燭齊隨筆與顧同按宋

費袞梁谿漫志解孟子莊嶽即引左氏襄公二十八年傳又云曹參為齊相屬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勿擾也獄市合從嶽音蓋謂嶽市乃齊闌闐之地姦人所容故當勿擾之耳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

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孟子曰不勝常

言居州宋之善士也欲使居於王所如使在王所者小大皆如居

州則王誰與為不善也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

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如使在王左右者皆非居州之

疇王當誰與為善乎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而能化之也周之末

世列國皆僭號自稱王故曰宋王也猶如宋王何○正義曰獨

宋王何乎此趙氏義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獨猶將也宣四年

左傳曰棄君之命獨誰愛之楚語曰其獨何力以待之孟子滕文

公篇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章指言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涅不染自黑蓬生麻

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衆也白沙至衆也○正義曰大戴禮記

直白沙在泥與之俱黑注云古說云扶化之者衆荀子勸學篇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

也	生	誤	是	入	渝	也	黑	白
扶	桌	也	泥	泥	注	故	土	沙
卽	中	音	若	不	既	趙	在	在
輔	桌	義	均	染	引	氏	水	泥
也	亦	出	作	自	會	以	中	中
	麻	涅	泥	黑	子	涅	者	與
		字	何	此	曰	代	也	之
		云	以	泥	沙	泥	黑	俱
		奴	釋	字	在	文	土	黑
		結	詩	乃	泥	選	在	者
		切	之	涅	與	潘	水	土
		是	涅	之	之	安	中	地
		趙	矣	譎	俱	仁	卽	教
		氏	說	詩	黑	爲	汙	化
		作	菴	作	又	賈	泥	使
		涅	作	涅	引	謚	耳	之
		不	白	注	趙	作	故	然
		作	沙	並	岐	贈	廣	也
		泥	入	引	孟	陸	雅	說
		也	泥	會	子	機	釋	文
		說	李	子	章	詩	詁	水
		菴	善	趙	句	云	三	部
		又	蓋	岐	云	在	云	云
		作	以	明	白	涅	涅	扶
		蓬	是	涅	沙	則	泥	自

孟子正義十二





孟子正義卷十三

學海堂本

江都焦孝廉循著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注丑怪孟子不肯每輒應諸侯之聘不

見之於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注古者不為臣不肯

見不義而富且貴者也疏注不義而富且貴也注段干木踰垣而

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注孟子言魏文

侯魯繆公有好義之心而此二人距之太甚迫窄則可以見之疏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注○正義曰史記老子列傳云老子之子名宗

宗為魏將封於段干裴翹集解云此云老子列傳云老子之子名宗

名也而魏世家蓋有段干木姓風俗通氏注云有段干明疑此三人

是姓段干也世家蓋有段干木姓風俗通氏注云有段干明疑此三人

失之矣魏世家蓋有段干木姓風俗通氏注云有段干明疑此三人

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夏禮國稱仁上其閭未嘗不圖

人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張守節正義引皇甫謚之高文侯以客禮

我我則可以見之窄即字又是通作迕爾雅釋言云  
逼迫也小爾雅廣詁云逼近也迕迫義亦為近 陽貨欲見孔

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 陽貨

魯大夫也孔子士也疏言大夫至其門○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

駭愕不知此大夫禮也乃稱引大夫以稱陽貨向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

小宰曰如小司徒此大夫命卿之臣明稱也故邑宰家臣當

通稱大夫如小司徒此大夫命卿之臣明稱也故邑宰家臣當

陳子車之妻與大夫謀康子欲伐邾語問之諸大夫季氏之

申豐杜氏注為屬大夫大夫康子欲伐邾語問之諸大夫季氏之

夫也然則夫親賜於士全氏受又望於其室敵者不在於其室

篇有云大夫夫親賜於士全氏受又望於其室敵者不在於其室

則敵體之夫降禮陽虎若在與大夫之禮當往何事為大之惟以敵者

不惟誣孔子亦此冤心貨也或曰然則孟子非與曰孟子七篇所

引尚書論孟子及為甚禮孔子異者之八藻九非如人引文字也周氏

柄中辨正云既拜受而酒拜者禮謂之拜此非酒往  
肉之賜弗再拜既受而酒拜者禮謂之拜此非酒往  
拜也下言大夫親賜於士再拜者禮謂之拜此非酒往  
賜故再拜言貨親賜於士再拜者禮謂之拜此非酒往  
來非以敵體之貨親賜於士再拜者禮謂之拜此非酒往  
禮不審而敵以孟為然也全氏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



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也



注曰詩大雅抑也云詔笑爾友君子○正義

爾顏箋云今視女諸侯及子注大夫皆肩揶揄也

選揚雄解嘲注引劉熙孟注云皆肩揶揄也

竦字通也閻氏常霍后朝竦體敬而禮之外威傳之謂乎吳王太

霍后之姊也故常霍后朝竦體敬而禮之外威傳之謂乎吳王太

傳肩案足鄰注則云翕斂也蓋其兩肩為卑翕縮之謂小人也揚

人者耳按趙氏以蓋為竦體者翕聲相近說文竦起部吳王劉濩

肩正耳竦起其肩蓋為竦體者翕聲相近說文竦起部吳王劉濩

傳應高說膠西王曰常患疑無王以自白義如竦尚見疑於上釋

鄒陽列傳公孫僂為濟北王說梁王曰功義是竦鄒陽於肩案

肩低首案足穠兩肩正言竦懼則魯義是竦鄒陽於肩案

足之間加入低首二字為尤為明列女傳魯義是竦鄒陽於肩案

師古無所容而案足無所履也此正以閻氏依謂雖卑語亦為得也

荀子脩身之篇云為笑而利笑謂之莊子漁父云希意道言謂

之諂因人之意為笑而利笑謂之莊子漁父云希意道言謂

竦敬之狀也詔笑者強為媚悅顏也○注極病也○注極病也○

義曰呂氏春秋適音高云勞病注云苦勞也○注極病也○注極病也○

又權勳之云觸高誘之云勞病注云苦勞也○注極病也○注極病也○

者使人勤心勞高誘之云勞病注云苦勞也○注極病也○注極病也○

則夏為夏之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道是畦為菜圃之墟也何氏讀莊子天治地篇敘是漢陰丈人為水圃

珍傲宋版印

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貢告以鑿木為機後  
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為槓日浸百畦是其事也 子路曰未同

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注未同志未合也不可與言

而與之言謂之失言也觀其色赧赧然面赤心不正貌也由子路

名子路剛直故曰非由所知也注未同志未合也

一傳高誘注云合同也易同人象傳云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論語衛靈公篇文方言云赧愧也晉曰

悔或曰隱秦晉之間凡愧而見上謂之赧梁宋曰隱說文赤部云

赧面慚赤也小爾雅廣名云不直失節謂之慚慚愧也面慚曰難

通心不正也注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注孟子言由

是觀曾子子路之言以觀君子之所養志可知矣謂君子養正氣

不以入邪也注以觀至邪也○正義曰孟子言所養即養浩然

章指言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泄已甚矚亡得宜正己直行不納

於邪赧然不接傷若夏畦也注不納於邪○正義曰隱公三年左



本脫此  
九字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

如注戴盈之宋大夫問孟子欲使君去關市征稅復古行什一之

賦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之待來年然後復古何如注能盡去○未

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茲年也左傳僖十六年今茲魯多

大喪明年齊有亂杜注曰今茲此歲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

麥史記蘇秦傳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注孟子曰今有人曰攘

後漢明帝紀昔歲五穀登衍今茲蠶麥善收

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

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注攘取也取自來

之物也孟子以此為喻知攘之惡當即止何可損少月取一雞待

來年乃止乎謂盈之之言若此類者也注曰周書呂刑云奪攘橋

虔鄭氏注云有因而盜曰攘淮南子犯論訓云直躬注其父攘羊高誘注云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之

章指言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為之罪重於故譬猶攘雞多少

同盜變惡自新速然後可也疏罪重於故○正義曰論衡答佞篇

書傳云不忌故犯雖小必刑說文支部云故使爲之也知而使之  
即知而爲之也○變惡自新○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新  
非作心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注公都子孟子弟子也外

人他人論議者也好辯言子好與楊墨之徒辯爭注公都子孟子

正義曰廣韻公字注漢復姓八十五氏孟子稱公都子有學業

楚公食邑於都後氏焉○注姓而不敢爭辯者作亂之所由

與也說文言部云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辯者作亂之所由

訟爭是非也又易訟卦釋文引鄭注云辯財曰爭是辯有爭義孟

子時聖道湮塞百家妄起許行農家景周霄從橫家他如告子

言性高子說詩慎到宋鉞各鳴所見孟子均與孟子曰我豈好辯

哉子不得已也注曰我不得已耳欲救正道懼爲邪說所亂故辯

之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

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注天下之生民以來

也迭有亂治非一世水生蛇龍水盛則蛇龍居民之地也民患水

避之故無定居墾下者於樹上爲巢猶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

也鑿岸而營度之以為窟穴而處之

**疏**注禮記禮運至處之○正義曰

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注云室則累土為窟聚薪柴居

其上此上古之世五帝時已有臺榭宮室牖戶不為窟堯時洪

水汎濫民居蕩沒故仍為巢窟是上古穴居野處槽亦為人所居

晉涵正義云禮運夏則居橧巢是古穴居野處槽亦為人所居

既以宮室則為之檻按所寢矣方言云其檻及為闌檻或依樹為

草以居之旁為之檻按所寢矣方言云其檻及為闌檻或依樹為

之故稱槽巢之必在樹上此以夏月暑熱故卑下已沈水中故必

於樹上如鳥之巢必在樹上此以夏月暑熱故卑下已沈水中故必

注云營度窟則原於水所穴未溢而民無以為屋故而為窟訓云古

者民澤處復穴注云復穴重窟也隄防崖岸之中以為

窟室重窟即鄭所云復穴重窟也隄防崖岸之中以為

當是相連為窟穴營度即是不相連皆為窟矣書曰洚水警

余洚水者洪水也注尚書逸篇也水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洪

大也疏注尚書至大也○正義曰謂之逸篇不知何篇也

此洚水即堯典所謂洪水也趙氏告子篇云逆行洚洞謂之洚水說

文水部云洚水不遵其道故也堯典告子篇云逆行洚洞謂之洚水說

部云警戒也爾雅釋詁云余道也堯典告子篇云逆行洚洞謂之洚水說

洚水也引申之義也孟行是以洪釋大洚許洪二字義實相因淮南子不遵

道也謂逆行惟其逆行是以絕大洚洪二字義實相因淮南子不遵

珍傲宋版印

道訓云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高誘注云鴻大也洞通也鴻與洪通  
鴻洞即降洞馬融長笛賦云港洞坑谷李善注云港洞相通也  
港胡貢切港洞亦即降洞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

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

土而居之注堯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菹澤

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為菹水流行於地而去也民人下

高就平土故遠險阻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疏注菹澤至

義曰禮記王制云居民山川菹澤注云菹謂菜沛孔氏正義云何

允云沮澤下涇地也草所生曰菜水所生曰沛言沮地是有水草

之處也左思蜀都賦云潛龍蟠於沮澤李善注云菹母蓬孟子注

曰澤生草曰菹沮與菹通然則孟子之菹即菹王制之沮菹母蓬孟子注

菹黃公紹謂會引孟義曰說文菹即菹字菹為菹之通也注水

行於地而注之○正義曰說文菹即菹字菹為菹之通也注水

篇敘外傳記云行者去也鄭氏注檀弓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  
皆以去釋行是水由地中行即水由地中流去也○注水去故鳥

獸害人者消盡也○正義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  
室以為汗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  
行又作園囿汗池沛澤多而禽獸至注暴亂也亂君更興殘壞民

室屋以其處為汙池棄五穀之田以為園圃長逸遊而棄本業使

民不得衣食有飢寒並至之厄其小人則放肆邪侈故作邪偽之

說為姦寇之行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也至眾也田疇不獵故禽

獸眾多謂羿桀之時也

**疏**

注暴亂也亂君更興而罰暴高誘注南子

暴虐亂也易繫辭云寇釋之說文部云卒暴也客為更代

故下暴行趙氏又傳云為邪偽呂氏春秋離謂曰選西京賦云

而作非一君辭也注注云為邪偽呂氏春秋離謂曰選西京賦云

嬴優而足恃辭也注注云為邪偽呂氏春秋離謂曰選西京賦云

則偽高誘注云偽則正南子邪偽訓云沛心愉而水偽高誘注

云偽虛詐也注云偽則正南子邪偽訓云沛心愉而水偽高誘注

篇後沛者崔駰注茂禽獸之漸如休澤蓋分則沛之沛草即生

陷於澤以潤澤名故趙氏注沛與何澤通言之則沛之沛草即生

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

身之也前暴君著於書傳者惟羿桀及紂之身天下又

注鄭司農云致謂也聚也至眾致通故以義曰周禮注謂大司馬



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

王伐紂至於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驅之

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為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

國故特伐之尚書多方曰王來自奄

是也奄在魯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奄余呼曰商奄是也

皆如昭九年蒲姑商奄東土也定四年有徐奄是也左傳又云商

奄蓋少皞之墟是也非關叔辭三公爾雅云商蓋也非商蓋也

封於少皞之墟是也非關叔辭三公爾雅云商蓋也非商蓋也

商蓋少皞之墟是也非關叔辭三公爾雅云商蓋也非商蓋也

蓋即商蓋也申曰淮北如魯衆小許云劫在大鄭注九商蓋也

之北注多方云奄在淮北如魯衆小許云劫在大鄭注九商蓋也

云或注多方云奄在淮北如魯衆小許云劫在大鄭注九商蓋也

皇毛傳云國括地志之奄里此可證庚辰則此魯之奄說商二風四國是

孟子正義 十三 六 中華書局聚

誅	之	年	奄	作	驅	序	說	適	象	而	有	有	謚	窮	以	非
伐	字	之	成	成	武	先	惟	補	為	滅	二	飛	云	無	善	海
紂	屬	討	鄭	王	虎	王	逸	周	虛	若	矣	廉	河	復	走	隅
而	下	其	氏	歸	豹	盈	可	書	於	千	犀	墓	東	之	漏	實
連	三	君	注	自	犀	卽	以	所	東	凡	十	灑	之	網	閣	戮
言	年	專	云	奄	象	飛	駁	缺	夷	服	有	與	縣	地	氏	辱
之	為	指	奄	在	而	往	凡	武	周	蓋	二	秦	十	仍	若	之
耳	成	伐	國	宗	既	伐	所	周	公	又	熊	紀	五	執	海	故
而	踐	君	在	周	踐	歸	熊	公	滅	宥	羆	文	里	而	隔	趙
毛	奄	句	淮	誥	奄	者	置	以	師	其	廩	周	合	有	戮	地
西	之	三	夷	邦	將	於	趙	國	逐	半	等	書	蓋	飛	以	比
河	三	年	之	作	其	此	十	驅	禽	十	若	世	殺	廉	周	諸
又	也	討	旁	多	於	政	有	獸	二	狩	千	遂	者	豕	說	舜
謂	倪	其	周	君	武	事	七	至	於	文	遂	云	一	民	無	放
多	氏	君	多	于	成	作	溫	事	江	國	征	處	處	常	天	謂
方	思	一	攝	書	云	之	故	於	正	未	四	葬	祠	此	我	四
本	寬	句	之	序	周	武	錄	南	經	不	武	者	之	亦	何	罪
文	不	不	惟	成	成	成	云	乃	中	為	方	又	一	豈	王	而
明	得	既	五	東	歸	之	獻	為	不	三	凡	鄴	道	知	已	或
言	既	云	月	召	廣	事	遷	象	得	明	國	一	元	是	紂	云
至	云	為	王	公	森	經	於	樂	明	證	而	處	文	隨	並	殺
於	據	武	丁	淮	經	學	五	以	故	故	呂	其	人	聖	殺	戮
再	武	王	亥	孟	於	危	十	嘉	里	邊	氏	詳	除	文	惡	即
至	書	所	周	子	九	言	諸	其	諸	旁	仲	太	而	人	來	殺
於	所	伐	公	言	里	云	家	紀	家	其	十	可	務	除	飛	也
三	言	紂	來	云	熊	謂	無	有	之	言	九	得	皇	惡	廉	史
因	紂	二	征	書	楚	謂	楚	九	德	九	十	上	甫	盡	於	獨

舊儒亦明注再叛三叛是周公攝政初年又奄有三士是相武王時伐奄  
孟時伐事且據本理也何當時助紂為虐惟為最大之國豈有  
成王時事西河不伐奄之誠有出於亭林之上者矣按趙氏以  
既誅紂而可以考不伐之學引多國之明故申明之且五十國  
奄與紂皆武王時事又引五十國之內故申明之且五十國  
子特以奄與紂並稱而混入五十國之內故申明之且五十國  
則滅矣奄雖特伐實未滅之於蒲姑而已終不滅也書曰丕顯  
請舉事叛至再三仍但遷之於蒲姑而已終不滅也書曰丕顯

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注書尚書逸

篇也丕大顯明承纘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纘承天

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公輔相以撥亂

之功也疏是注書尚至功也○正義曰此引書亦不見二十八篇中

注云顯明也說文頁部云顯明也飾也毛詩秦風不承權輿傳云承

纘也幽風載纘武功傳云纘也承即纘也爾雅釋詁云謀謀

也文王所圖謀論說一承天龍也亦龍也故云承天光烈啓之顯明

為開咸之義為皆缺之義為虧亂王之正故人是為成王康王邪  
說既消正道復著周公輔相撥亂反之正也傷公二邪  
八年左傳云丕大也丕顯與此不顯同氏昭引之三年左傳釋詞云玉篇曰

不詞也經傳所用或作丕顯哉承哉贊美  
之詞丕則發聲也趙注訓丕為大失之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

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  
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

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王綱也罪我者謂時人

見彈貶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  
**疏**世衰至春秋乎○正義曰毛

法篇云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父者有之弑其父者然此是舊時春秋非

夫子春秋也則意封建之世多有此禍特夫君子以前簡策總說傳

耳萬氏斯大與其儕類將不利於君必遂若君之惡張己之功造可告

亂臣賊子庶是也邪說以濟其暴遂若君之惡張己之功造可告

言誣惑衆庶是也邪說以濟其暴遂若君之惡張己之功造可告

無罪然相倚為姦凡有政節多蔽過於君有罪及不知其室如魯

封執政者相倚為姦凡有政節多蔽過於君有罪及不知其室如魯  
衛出君莫知春事也董仲舒亦謂春秋有文諸儒聞之羣  
曰春秋莫知春事也董仲舒亦謂春秋有文諸儒聞之羣  
起而譏之非自春秋始也魯誠不可匹夫而行天子之事乎哉  
且宗國詩列於頌次周頌而古者太史采風獻之天子久而魯是陳

尊孔子體當尊然故曰為至王尊禮無也弒天道子故崩不諸書侯薨而大書薨卒不地亦諸不葬至  
 雖尊卒國之臨天如下尊之宗辭周魯而稱焉者臨曰一知我者其亦惟春以秋尊乎罪  
 我者其為春秋孰為首獄莫從於後行君刑如負命訝服大成司馬  
 之者斷之法或正於宋或督之君特著其法不固邦成而訝言  
 以九伐之故君子成於宋或督之君特著其法不固邦成而訝言  
 亦失其官故君子成於宋或督之君特著其法不固邦成而訝言  
 命而往亂成天之王自能成於宋或督之君特著其法不固邦成而訝言  
 焉公四方亂獄莫有冬十月乙未者矣故春秋齊再明書弒者以命  
 莊仲而父也文公與十有八年秋卒法有孫離而父齊則子齊明書弒者以命  
 者慶而父也文公與十有八年秋卒法有孫離而父齊則子齊明書弒者以命  
 連而書者事同也而經亦同慶父行前一其後齊皆顯乎或曰公桓之  
 卒其桓公曷為成之乃假成之曰以成之取之焉責魯非因直書之也  
 若非桓公曷為成之乃假成之曰以成之取之焉責魯非因直書之也  
 不諱矣春秋有書一告而兩義並見者類此春秋初四方亂獄  
 未聞告亂於宗周猶來告亂於宗而隱公也春秋初四方亂獄  
 衛人來告亂於宗周猶來告亂於宗而隱公也春秋初四方亂獄  
 而成人則告亂於宗周猶來告亂於宗而隱公也春秋初四方亂獄  
 桓公乃假成之國蓋以微自隱公始桓公二年告也督之亂亦能來告侯往  
 弒君晉一弒成之凡三書及所焉由是難之微弒君何復為矣宋兩  
 趙盾稱靈國謂直稱者書獨隱其名而樂書故則晉之董狐失其官  
 或稱靈國謂直稱者書獨隱其名而樂書故則晉之董狐失其官



周子	設素	坐與	乃不	出奔	人逐	夫公	而在	而經	侯申	誰曰	朝之	之君	秋為	此春	順辭	襄夫	使帥	冬宋	復見	一侵	忠雖	名者	曰其	矣董												
時周	素與	與聞	不奔	奔陳	逐之	公孫	在塗	經稱	申者	曰非	之臣	君也	為鑒	春秋	夫窮	帥人	宋人	見矣	侵蔡	雖威	者其	其文	董史													
天子	王乎	聞乎	討而	宋人	則姓	孫公	則盜	稱則	者非	君固	也曷	為已	焉為	之特	故殺	師其	弑其	穀梁	一伐	稱文	仍其	史其	失其													
事豈	法弑	之罪	緩力	人追	慶父	孫亦	其稱	也蔡	也哀	已北	為直	北直	公筆	筆後	稱孫	而君	君而	謂鄭	鄭書	書之	其文	其官	其曷													
有孔	○之	之罪	逸不	能賊	魯明	亦霍	盜蔡	也人	此四	公面	稱稱	有世	十有	世有	賤可	之直	而白	君專	君專	美而	存其	則為	為孔													
出於	憲義	雖醜	使討	慶也	逐辰	之之	可黨	而辰	獨殺	之出	而奔	譏魯	季友	有無	君能	之討	心慶	當父	乃卒	不鄭	忠雖	名者	曰其	矣董												
周章	外武	先學	為禮	倍從	而周	猶為	以下	責不	人倍	者以	趙岐	設之	素人	王紀	天注	當父	乃卒	不鄭	忠雖	名者	曰其	矣董	失其	官曷	為孔	竊子	取不	正之	則孔	子曰	吾在	及史	之闕	文也	不稱	矣董

出之法一語似又孔子多謂中子別設一行天子蓋從公羊家黜周王之說  
 聽其拱春秋正旨一卷可稱焉首論春秋乃明惟新鄭義託之魯  
 文襄拱春秋正旨一卷可稱焉首論春秋乃明惟新鄭義託之魯  
 史者賞罰之權存周禮次非論孔子必不敢改而論之次論王稱託之魯  
 偶然異論齊人歸三田乃小事非聖人必無功深斥天升自降諸侯  
 之理次論齊人歸三田乃小事非聖人必無功深斥天升自降諸侯  
 而作麟亦非應經而孔子後又述嘉靖己酉鄭州生而麟二事親見  
 麟固亦有種麟之王時有無俱無關係非從湯生以瑞九主之  
 出諸儒之上素麟之本時有無俱無關係非從湯生以瑞九主之  
 事索隱也杜預左傳序辨素王孔子疏述董仲舒對策云孔子  
 及夏禹也素麟之王時有無俱無關係非從湯生以瑞九主之  
 作春秋先正王之而擊以事素王為古文焉稱趙岐所言由是  
 非之說立素王之法蓋皆以素王為古文焉稱趙岐所言由是  
 鄭氏六藝論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異即所非通論  
 而孔亦引家語齊太史子餘數美孔子云其素王之所非通論  
 言無位而空王非孔子自號先儒蓋因此而孔子遂謂春秋立素  
 王之法其以邱明為素王又未始知誰所說也  
 杜預始生衰周而為素王之祖庭廣妖妄不足道  
 精之預始生衰周而為素王之祖庭廣妖妄不足道

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

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與戰國縱橫布衣處士游說以干諸侯若

楊墨之徒無尊異君父之義而以橫議於世也注言孔子至世

氏春秋禁塞篇云而無道者之恣行高誘注云恣放也說文心部

云恣縱也列子黃帝篇云橫心之所念釋文云恣放也說文心部

即縱橫也漢書異姓諸侯王表云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於

處士橫議注云處士謂不仕官朝而居家者也音胡孟反又賈山

傳至言云夫布衣不帶之士身於內成名於外注云言非賤之

人云古之所謂處士者德威無能而靜者也無知而命者也

著是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靜者也無知而命者也

利俗離縱而歧者士君子之險穢而彊高言謹離者以不

爲放縱說文解字注云高而毀於人按離縱離於俗

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高而毀於人按離縱離於俗

謂議至於詩言出入風議孟子言處士橫議而天下亂矣按從則

順者爲逆故庖義以前無父子之倫此與禽獸同既設卦觀象定

人自辨上下於是有君臣父綱六紀此與禽獸同善所以異於禽獸

也無君仍與禽獸等矣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

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注公明儀魯賢人言人君但崇庖

廚養犬馬不恤民是爲率禽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

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

**食注**言仁義塞則邪說行獸食人則人相食此亂之甚也

甚也○正義曰無父是不仁無君是不義無父無君是亂之甚也

下則仁義之道不明是仁義為邪說所擠故為充塞仁義也

為我相顧此似專指諸侯放恣為楊氏為害乃楊氏厚相殘害

故將相食此尤亂賊所為故其禍與楊等當時楊墨之言滿天下

薄人固人受其害而墨氏厚人而薄親夫以布衣處士舍其親

施惠於人此亂賊所為故其禍與楊等當時楊墨之言滿天下

天君且不深斥之曰歸墨禽獸自足孟子惑而後世乃知楊墨之非道也

無心齋割喜墨氏之仁至義何頂放踵利天下亦為之是時順應

小可驚親利天而仁民何如清淨聖人必欲立楊氏之義必欲達於

惠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何如清淨聖人必欲立楊氏之義必欲達於

人反若多如紫攬豔雅不惡如鄭奪雅豈惟亂之能充塞仁義

亦若道曰陰與陽之道乃述伏義神農黃帝堯舜一文王周公之道立

謂孔子之後聖也孟子道明於六經能述孔子之道即能知伏羲以

來聖人所傳述之非者深求諸六經之非然則吾為此懼閑先聖之

欲知言之邪正是非者深求諸六經之非然則吾為此懼閑先聖之

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孟子正義 十三 十一中華書局聚

聖人之道不著為邪說所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

**疏**

注閑習至

義曰閑習爾雅之詁文知此字或訓乃防或訓之法然非講習於六未習無

以經空憑心臆而依附以爲聖加不自其衛乎爲道也彼曰吾守

法乎聖也因而門戶各立傾軋相受其道害而不知是皆習故

墨者又互相楊墨辨焉天下國家習聖之道其害先聖之問云淫放德

也孟子與楊墨辨焉天下國家習聖之道其害先聖之問云淫放德

不經不空憑心臆而依附以爲聖加不自其衛乎爲道也彼曰吾守

濫人也楊墨不習六經由楊墨之言而道放濫之爲我兼一父無君之

害所謂淫辭也孟子與楊墨之言而道放濫之爲我兼一父無君之

於淮南子本經訓戴原於逐其依附淫佚之辭守之石經起

也既拒楊墨以經訓戴原於逐其依附淫佚之辭守之石經起

公元穀梁傳舜之放驪兜屏文遠方投畀豺虎深絕之也詩大放

投棄也蓋不啻作箋云行於世皆習天下後世深知其道故也君作

必亂天下不復興起以行於世皆習天下後世深知其道故也君作

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疏**

注說與上篇同章也彼云生於其心此云作於其心彼云發於其

說與上篇同章也彼云生於其心此云作於其心彼云發於其

互相發明非偶然也彼謂政後邪遁之辭皆生於心之蔽陷離



者故其言不也孔秋賓養士也父事今措無義政習而似襲外悟而  
 皆知心凡習大子教興國民自無矣不之習其於作墨心有而心  
 亂其作所也戴子好以之興之自為述於六其政而作之則無之  
 天邪於傳既禮古禮樂王以習行君下者先事經未嘗亂因生皆  
 下說其之習會敏冬言教之聖天者而事知不乃而於未歸外依  
 之而心事之子求樂之教人邪下妄之聖先不攀之習於其嘗有  
 楊距之得患其學教正六天於君而道害矣述道古昔附會聖賢  
 墨之舍也楊不講習而之乎不習而傳之乎不習而傳之乎不習  
 也孟六德本六行六藝詩書禮樂而孟子博學是習於  
 孟德本六行六藝詩書禮樂而孟子博學是習於  
 子德本六行六藝詩書禮樂而孟子博學是習於  
 本六行六藝詩書禮樂而孟子博學是習於  
 行六藝詩書禮樂而孟子博學是習於  
 六藝詩書禮樂而孟子博學是習於  
 藝詩書禮樂而孟子博學是習於  
 詩書禮樂而孟子博學是習於  
 書禮樂而孟子博學是習於  
 禮樂而孟子博學是習於  
 樂而孟子博學是習於  
 而孟子博學是習於  
 孟子博學是習於  
 博學是習於  
 學是習於  
 是習於  
 習於  
 於

吾言吾言指此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

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注抑治也周公兼懷夷狄之

人驅害人之猛獸也言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疏注抑治也

廣雅釋詁云道抑治也鴻溢地之道使歸地中是為下鴻亦故

相篇之亦下也注也周公兼懷夷狄之道正歸地中是為下鴻亦故

以治之也○注也周公兼懷夷狄之道正歸地中是為下鴻亦故

謂兼子術而能容罷知而能容博而能容也上粹言而容引詩夫同

子之言兼物亦是猶天容之三徐方同故雅釋詁云兼同也為容之

兼又為包撫弱耆味撫弱即兼二左傳云兼弱攻昧義之善經云

義曰顧氏棟高春秋大表有以名於前而懼乎亂臣賊子懼也云

謂亂臣賊子懼之者第其弒逆之策於前而懼乎亂臣賊子懼也

亦夫能書之何待聖人況道為己成其君父之懼則復何益且此

治於亂保邦未危是為道為人君者之言則復何益且此

說未盡善若謂之作春秋其為由來者漸矣言則孔子早成春秋非使

亂臣賊子也惟是邪說君如父懼矣史墨之性所以異於禽獸者所以知其不  
父懼自君有道無道春秋之直書其弒臣邪說者曰君無道可弒也春秋則  
無論君有孔子之道無道無道逐罪皆在臣邪說者曰君無道可弒也春秋則  
則無懼無君懼有漸視道為固而世以爲怪以爲可逐也春秋則  
則無懼無君懼有漸視道為固而世以爲怪以爲可逐也春秋則  
責是無也自借孔子而作春秋而全後世無不而作趙氏所謂在宋梁之  
固即師以討賊者代師不劉裕蕭道成祖亦歡文泰之流以靖難爲名而  
舉義師以討賊者代師不劉裕蕭道成祖亦歡文泰之流以靖難爲名而  
自飾夷其周族怒成即王懼也方義卓敬人等不奪有之妻父怒而  
伏義自孔八子卦作而春人盡孔子謂亂臣不弒夫與人能五穀神農未  
孔子得人毋不曰夫既父子農人教之無何待愚無不五穀神農未  
穀夫其人能辨之何待既神農人教之無何待愚無不五穀神農未  
人知其爲亂也夕而誅之易治未亂後春秋之亂臣能無亂然人人  
父非一爲朝一賊也夕而誅之易治未亂後春秋之亂臣能無亂然人人  
於寒熱虛實以亂之大賊此大時補理早辨之於諸病已危徐宜審  
其不善調和保護何使春秋之戒仍不於俄頃而仍從徐責  
子贊易已足明何使春秋之戒仍不於俄頃而仍從徐責  
賊治左傳還其未亂也余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春秋治左傳還其未亂也余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注**此詩已見上篇說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注**是周公所欲伐

擊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

哉予不得已也**注**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詖行以奉禹周公孔

子也不得已而與人辯耳豈好之哉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注**孟子自謂能距楊墨也徒黨也可以繼聖人之道謂名世者也

**疏**注徒黨也○正義曰淮南子傲真訓云分徒而訟呂氏春秋報

更篇云與天下之賢者為徒高誘注並云徒黨也周氏廣業孟

子距楊墨之言而推衍之也王充論衡亦云楊墨之道不亂仁義

即孟之傳不造牟子理惑論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定人抗

則孟子之闢之乃知所從陸倕答法雲書昔者異學爭途孟子抗

得步孟子闢之乃知所從陸倕答法雲書昔者異學爭途孟子抗

周公之法於是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意也楊之學無傳淮南

子汎論訓云於是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意也楊之學無傳淮南  
此可見其大略也  
音致宜依史記讀之為是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文子自然

章指言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是故禹稷駢躋周公仰思

仲尼皇皇墨突不及汙聖賢若是豈得不辯也**疏**禹稷駢躋周○正

田切下張尼切丁云史記作胼胼謂手足生胼也此躋乃顛躋字

黎戲	席脩	章且	王○	語不	人跪	躓躓	駢指	言連	能跳	不氣	陟胝	引證	駢篇
因聖	不務	指是	以正	禹審	傳跌	謂指	手併	相其	跳相	爪不	利訓	孟支	躓稱
之哲	暇訓	攷其	施義	稷本	寫右	痿一	足也	過跳	齊者	脛通	切為	注韻	韻腓
云之	暖並	證事	四曰	躬未	之足	灑例	不疏	齊者	謂躄	不足	則睡	一胝	會胝
孔治	仲云	云也	其義	孟云	誤又	弱列	仁聚	之也	毛相	生不	其謂	似字	先史
席栖	尼孔	仲○	有云	子相	然跛	行子	非合	基所	偏過	相固	音癢	腓注	韻記
不栖	栖無	尼皇	不按	禹通	顏躓	列楊	直不	楚謂	枯荀	義胝	駢引	駢李	字斯
暇違	突黔	皇皇	合字	稷去	師未	子朱	重解	謂足	之子	固也	躓廣	字傳	注傳
暖違	孔不	出皇	者書	當之	古起	說篇	爾也	之不	病非	判竹	胝韻	之云	云稱
而孔	不突	揚墨	仰印	平遠	注失	符禹	明軛	疏相	步相	矣切	字皮	初厚	腓禹
墨席	不黔	子突	而讀	世矣	漢利	篇身	蓋亦	衛過	相禹	呂蹟	無也	異又	堅腓
突不	暇則	法不	思如	三稷	書後	行偏	駢作	謂者	相禹	氏訓	春為	義跂	也胝
得墨	黔突	言及	之仰	過駢	胼市	足枯	是繫	之穀	過跳	湯人	秋路	然也	或毛
黔突	其不	學汗	夜又	其蹟	云此	蹟手	攀如	輒梁	人湯	曰偏	求引	說或	作晃
其不	實黔	行○	以離	而可	併義	烙駢	局見	陸昭	二禹	楊步	驚注	文作	跂禮
非始	也顛	篇正	繼婁	不考	猶以	焦胝	分絆	德二	步驚	尚注	云蹟	但胝	通部
趙倒	雖其	文義	日下	入蓋	不駢	貢正	與也	釋年	尚注	書引	禹其	有亦	作增
雖其	稍語	子曰	幸章	也因	失蹟	易作	左據	文傳	書引	大尸	顏色	言無	其下
後唐	於韓	自周	而云	○禹	其為	本腓	自胝	劉云	傳云	兩云	鰲蹟	黑蹟	字亦
班昌	賓皇	然廣	業孟	以兼	三思	論	後	莊蹟	子正	蒸不	其手	竅也	為作



未必遽襲其誤況本書距楊墨以承三聖墨安得與禹稷周孔並  
列家語孔子厄於陳蔡顏回仲由次於壤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  
回取食之是墨突即塵甑之謂去齊接浙又孔子實事  
故趙氏以此證其皇皇耳其改黔為汙蓋以協韻故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

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

有見注匡章齊人也陳仲子齊一介之士窮不苟求者是以絕糧

而餒也蠶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擇也疏注匡

人也○正義曰匡章見於戰國策一在齊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

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秦兵大敗一在齊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

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齊大勝燕然則章子在齊歷不

兩朝屢掌軍伐當孟秋不齊時章固亦長矣趙氏但云齊人誘

以為弟也呂氏春秋周不廣業孟子章謂惠於魏王之前孟高門

注云匡章孟也弟也春秋周不廣業孟子章謂惠於魏王之前孟高門

所禮異於滕更稱遊於樂者闔若錄也釋宜覽有匡章與惠

王及惠施問答始從遊於梁者闔若錄也釋宜覽有匡章與惠  
齊宣王與羣臣皆稱嬰子下繫文以稱字當時多以此  
稱謂田蚡人稱蚡子田嬰為嬰子下繫文以稱字當時多以此  
秦魏冉亦稱蚡子田嬰為嬰子下繫文以稱字當時多以此  
司馬彪注云匡章皆齊人諫其父為父所逐終不見母釋文引  
事見於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云於陵子銕也尚存乎是陳仲

用人者也何上為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辨正交鮑侯注此率自而人出於孟  
 時考所稱國表自七十八年矣王至愚陳仲子凡七十年威子齊若壽  
 考何妨是時尚齊有堅瓠田者而宋人屈穀曰仲子所稱人而非  
 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田者而宋人屈穀曰仲子所稱人而非  
 一介之士窮不荀求者瓠田論訓陳季不食節抗謂  
 人行孟不弟君之朝不食亂世為孟遂餓子而高誘陳仲子立食節抗謂  
 也○注蟻謂之蟻自擇也○正義曰爾雅釋蟲云蟻或謂之蟻或謂之蟻或謂之蟻  
 云○注蟻謂之蟻自擇也○正義曰爾雅釋蟲云蟻或謂之蟻或謂之蟻或謂之蟻  
 益之閒謂之蟻或謂之蟻或謂之蟻或謂之蟻或謂之蟻或謂之蟻或謂之蟻  
 天蠹說文蠹部云蠹謂之蟻或謂之蟻或謂之蟻或謂之蟻或謂之蟻或謂之蟻  
 李即李木中蠹也○文選劉伶酒德頌注引劉熙孟字之譌說文齊  
 俗名之如酒槽也○周氏廣業孟古注考云槽疑字之譌說文齊  
 作蠹齋南子以假借而濟訓槽於無擊似酒槽以齊讀俗領所故謂之蠹蠹  
 也按淮南子以假借而濟訓槽於無擊似酒槽以齊讀俗領所故謂之蠹蠹  
 槽固可假借而濟訓槽於無擊似酒槽以齊讀俗領所故謂之蠹蠹  
 單為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陵三日不食引熙目無見齊井上  
 云陳仲子食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日不食引熙目無見齊井上  
 有李實也○蟻食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日不食引熙目無見齊井上  
 介之士也○蟻食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日不食引熙目無見齊井上  
 趙氏略同而章句則以實字連李過半言仲子見此注與  
 往則必屬文每多倒置趙氏注文亦恆顛倒孟子之故增減未可為據  
 蓋古則人屬文每多倒置趙氏注文亦恆顛倒孟子之故增減未可為據

食字下而劉趙倒置於上以明井上資此李實不指李樹也爾

雅釋言云將資也謂匍匐而往井上資此李實食之說文口部云

咽謂之嚙三咽者不釋形體云嚙物也李實非一特取此蟪食者

是目盲不知擇也夫糟食之餘匍匐就食極

形仲子之不堪匡章非以仲子為可尚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

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

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 巨擘大指也比於齊國之士

吾必以仲子為指中大者耳非大器也蚓蚯蚓之蟲也充滿其操

行似蚓而可行者也蚓食土飲泉極廉矣然無心無識仲子不知

仁義苟守一介亦猶蚓也 注巨擘至器也○正義曰曹氏之升

巨指食將指無名小指巨擘鄭注右儀大指右射儀所謂左巨指鉤

弦是也孟子稱巨擘亦稱大擘注右儀大指右射儀所謂左巨指鉤

見左傳鄉射禮賈疏挾左於擘二指拓弓右擘之鄭注弦是也指將指俱

名以解名指者非手也無指也按大一射儀朱極三趙注極猶放也所有

輅指無利放也鄭惟以朱韋為短不用然敖氏繼公謂凡挾第四指亦非竟無用也矢者有挾四矢又五者寡則挾以食少牢食禮於季指注至猶小指亦餘氏則直謂孟夏指左手之小指是也○小也義曰禮記月令孟夏指左手之小指是也○正也義曰禮記月令孟夏指左手之小指是也○邱蟻食名之則為蟻荀勸學篇云蟻也無爪牙之利筋骨之疆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也土者無心而息注云蚯蚓屬不氣也土精無心而息注云蚯蚓屬不氣也兩聽故言蟻之心一孟謂蚯蚓無心屬荀子以喻仁義之故趙氏言無識也大成左傳云及埃埃即塵也注云澤故孟子謂之稿壤隱公元年左傳云及埃埃即塵也注云澤故孟子謂之稿壤隱公至清而無濁稿壤至潔如蚓乃可也操必食此至清至潔如蚓乃可也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

樹粟乃居食之邪抑亦得盜跖之徒使作也是殆未可知也疏仲

至知也○正義曰必至清至潔而食使仲子如蚓則所居所食必伯夷所築所樹乃可若為盜跖所築所樹則不潔不潔便不可居居食然築者樹者不可知也則不能決其為至清至潔矣不可知而漫居之食之不能如蚓也下是何傷哉專指盜跖之所築所樹

盜知此是未可知也專屬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纁以易之也

**注**匡章曰惡人作之何傷哉彼仲子身自織屨妻緝纁以易食宅

耳緝績其麻曰辟練麻縷曰纁故曰辟纁

**疏**注緝績至辟纁○正義曰文選張景陽雜

詩注引劉熙孟子注云仲子自織屨妻紡纁以易食也緝績其麻

曰辟練絲曰纁也與趙氏略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林葩之

總名也當云治葩緝績其麻曰辟練音劈所治也俗語績麻析其絲曰

孟名也當云治葩緝績其麻曰辟練音劈所治也俗語績麻析其絲曰

劈即杵也殺部云績布也劉熙孟子注云績練絲也曰

所緝之縷也殺部云績布也劉熙孟子注云績練絲也曰

纁未凍曰國謂已凍曰練績也生者以別乎縷也生績之故曰

纁也知成國謂已凍曰練績也生者以別乎縷也生績之故曰

同也趙岐曰凍若麻曰纁禮經分未凍治纁也然曰凍治之乃曰纁不

蓋之若吉服之者則無不凍者大功之纁皆不凍總衰之纁則

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績也二毛詩陳風釋文西州人謂績

爲緝按說文糸部云績績也轉注趙氏緝績相疊者

蓋二字亦別爾雅釋詁云績績也先以摩剖之使不

也績其短者而連之使長則績也其績處以兩手

則緝也故劉熙作績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

其麻緝績即緝績也

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



兄離母處於於陵注孟子言仲子齊之世卿大夫之家兄名戴為

齊卿食采於蓋祿萬鍾仲子以為事非其君行非其道以居富貴

故不義之竄於於陵注引注兄弟名至於蓋○正義曰水經注濟水篇

仲子非而不食古人引書每自增損乃此去蓋字則戴字連敬齋

是為其兄之名用趙氏注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元李治敬齋

古今對讀兄戴蓋為句云戴蓋祇是乘軒愚按蓋既為王驩邑不

當又為仲子兄邑揚子八十一家務之次四曰見矢自升羽之

朋蓋戴車載是李氏戴蓋之語未為無本矣○注竄於於陵○正

義曰閣氏若璩釋地續云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

夫妻所隱處鄒注魚石泉驛詩目下自注於陵仲子宅漢於陵故

城章懷太子賢曰在今淄川長山縣南與通典合石泉非孟子所

謂井者邪江繡江發源長白山南今章邱縣河是計於陵仲子

家離其母所居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願曰惡用是鵝

幾二百里矣他日異日也歸省其母見兄受人之鵝而非之己仲

子也頻願不悅曰安用是鵝鵝者為乎鵝鵝鵝鳴聲注頻願不

曰音義出己頻願云上音紀頻亦作嘖同下子六切易復卦六三

頻復釋文云本又作嘖嘖眉也鄭作嘖音同又巽卦九三頻巽李

鼎祚集解虞翻云頻類也王弼注云頻類感不樂而窮不樂已之

悅也說文云類水涯人所寶附也文選而武帝云執炬女而

從類卑聲類為舉省感何人嘖感而四眉解類也此孟下

蓋注文傳寫譌誤不詳何人嘖感而四眉解類也此孟下

又申明頻字為假借感類連文則深頻指眉可知乃通俗又云

言感類為贖虞翻因以斷至此不當矣有已字謂仲子當也已頻皆

亦不其肉聞兄之字說而初見其則後意固已頻而惡之矣他日

己字正見其孤矯非人情克己復禮為仁正克此已耳○注用

與鵝聲相近也俗人加鳥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

外至曰是鵝鵝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

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蚘

而後充其操者也注異日母食以馘不知是前所頻顛者也兄疾

之告曰是鵝鵝之肉也仲子出門而哇吐之孟子非其不食於母

而食妻所作屨繡易食也不居兄室而居於於陵人所築室也是

尚能充人類乎如蚋之性然後可以充其操也

**疏**

哇注吐仲之子○出門義而

注曰論衡至刺孟也○篇述此文全作祖望經史以問代哇問陳仲子之也○

平厚孟先極生口言之國策仲趙后生亦春之厚齋王是長又稱之荷黃也

曰厚孟先極生口言之國策仲趙后生亦春之厚齋王是長又稱之荷黃也

荷蓀子狂晨門一便流然諸人遇孔則孔子欲辭化之公仲而灌孟豈

則易事孟詆之聖賢分際之不須知仲子之辭化之公仲而灌孟豈

之是倦倦沮溺一輩稍遜之矣平論之不若及孟士之逸民較子則孔子

不食其兄之食蓋直萬鍾不孝弟然仲子豈不食於未必盡得於

於兄食其兄之食蓋直萬鍾不孝弟然仲子豈不食於未必盡得於

義故仲子之過矣但觀其日清風遠韻於寢門之敬亦未嘗得之

絕孟子責之深矣故厚齋謂其日清風遠韻於寢門之敬亦未嘗得之

徒謂天子不臣侯之趙士何足目之此見彼抑亦耳之國之而時

以爲帥也周氏無用辨正云孟以逸仲子之爲有齊之未自非徇利用

孟子正義 十二

中華書局聚

若出一日而全氏左袒仲子拾王充刺  
孟之唾餘沾沾焉動其喙不亦妄乎

章指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

常法是以孟子喻以邱蚓比諸巨擘也

**疏**正可以激濁不可常法云

水有四德揚清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漢書兩龔傳贊云清節之士

傳注云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鷦者鳥中之耿介者也宋襄欲行霸

如五石六鷦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  
明甚可畏也古人不重耿介如此

孟子正義卷十三

孟子正義卷十四

學海堂本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第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章

注

離婁古之明目者黃帝時人也黃帝亡其

元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即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必須規矩乃成方員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題篇疏

乎崑崙之邱而南望還歸遺其元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

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

羽方畫拭皆揚眉而望孟弗見其形注云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

治器工必以目之朱音近朱之為視猶人呼為遠然目必憑

縣規矩準繩以爲方員直考工記匠人建國地以縣置槩以

定乃爲位而正朝夕於所平之四角中央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既

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望日出地之高下景之端出入目爲之也乃必



因	好	所	神	通	舜	伏	學	之	屏	復	顧	用	徒	不	明	心	矩	矩	爲	以	問	環	八	算
非	古	損	其	通	則	義	而	道	棄	求	尊	其	以	如	以	乃	臥	典	以	知	用	而	十	水
因	敏	益	所	其	因	所	詳	行	文	詩	卑	明	心	六	離	於	成	矩	以	遠	矩	共	一	地
則	求	可	因	變	於	說	之	先	藝	書	上	不	覺	律	婁	其	方	目	方	環	之	盤	故	商
莫	何	知	也	使	神	也	之	王	爲	禮	下	以	爲	則	耳	心	圓	雖	出	矩	道	得	折	曰
知	以	也	其	民	農	神	所	之	學	樂	之	六	宗	耳	雖	於	孟	明	圓	以	商	成	矩	規
所	因	損	所	不	故	農	謂	道	真	之	分	律	盡	無	聰	所	如	其	子	爲	高	三	以	而
述	卽	其	因	倦	云	則	因	習	邪	術	以	便	屏	所	如	憑	師	心	習	可	繩	圓	四	後
孔	何	所	也	通	神	因	也	先	說	聖	誣	爲	至	用	見	以	心	不	聖	也	高	矩	兩	審
子	以	因	殷	其	農	於	仰	聖	誣	之	民	齊	惻	於	教	是	六	聖	道	堯	則	舜	心	則
云	通	也	因	所	氏	伏	觀	道	孟	齊	恒	於	是	六	聖	道	堯	則	舜	心	不	聖	也	則
述	變	益	於	夏	變	黃	故	天	行	子	所	平	之	情	本	弱	者	爲	則	舜	心	不	聖	也
而	神	其	禮	所	因	所	因	所	因	所	因	所	因	所	因	所	因	所	因	所	因	所	因	所
不	化	何	也	損	益	可	知	道	也	載	周	在	六	於	經	非	子	習	則	爲	莫	知	所	必
作	信	以	損	先	益	王	之	道	也	故	孟	子	之	學	在	父	爲	遺	能	存	以	不	復	可
而	損	益	王	之	道	也	載	周	在	六	於	經	非	子	習	則	爲	遺	能	存	以	不	復	可
好	益	之	知	道	也	載	周	在	六	於	經	非	子	習	則	爲	遺	能	存	以	不	復	可	
古	孟	非	子	習	則	爲	莫	知	所	必	復	可	至	憑	雖	其	規	矩	不	復	可	至	憑	
孟	子	習	則	爲	莫	知	所	必	復	可	至	憑	雖	其	規	矩	不	復	可	至	憑	雖	其	
子	習	則	爲	莫	知	所	必	復	可	至	憑	雖	其	規	矩	不	復	可	至	憑	雖	其	規	
云	則	爲	莫	知	所	必	復	可	至	憑	雖	其	規	矩	不	復	可	至	憑	雖	其	規	矩	
爲	莫	知	所	必	復	可	至	憑	雖	其	規	矩	不	復	可	至	憑	雖	其	規	矩	不	復	
高	知	所	必	復	可	至	憑	雖	其	規	矩	不	復	可	至	憑	雖	其	規	矩	不	復	可	
必	所	非	禮	之	變	堯	物	博	聖	以	不	復	可	至	憑	雖	其	規	矩	不	復	可	至	

因邱陵為下必因川澤其義一也彼但憑心覺者真孟子所距者也趙氏引論語以證孟子可謂深知孟子者矣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注公輸子魯

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為魯昭公之子雖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也

**疏**方注小斂般請以機封注云禮記檀弓云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

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為

公輸若之族則亦氏公輸故稱公輸子班與般同戰國策宋策云

為魯人故又稱魯般當時有此號也周氏柄中辨正云事亦見墨

師古注魯班與公輸氏皆有輪藝故樂府云公輸與魯般於斧斤顏

謂墨子之書或以為魯昭公之子雖未可與春秋一在戰國也

愚按公輸班或疑為魯昭公之子雖未可與春秋一在戰國也

為春秋時人無疑墨翟亦生春秋之末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

曰在其後蓋生稍後而實同時也班為楚攻宋墨翟禦之戰國策

在宋景公時景公即位魯昭公二十六年兩入正當師曠之聰

其世顏注固非而斗南疑墨子不足據亦未之考耳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注師曠晉平公之樂太師也其聽至聰不

用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陽律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也

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疏注師曠至至聰○正義曰襄公十八年左

風曰又為南風南風不競其多死聲楚必無功又齊師夜遁公鑄為大

鍾使工聽六律至羽也○以師曠曰不禮春官大鑄師掌六律六同以

合陰陽之聲夾鍾黃鍾大蕤洗宮商角徵羽注陰聲大呂應鍾

氣鍾十亥一月建氣十焉大呂丑之文姑洗氣月三建焉南呂西氣月

建焉建焉賓中呂巳氣五月建焉洗氣月三建焉南呂西氣月

以陰陽二體為之黃鍾初也賀處無射之氣月九建焉夾鍾卯

洗又下生六應鍾又六下生應鍾又六下生應鍾又六下生應鍾

鍾又上生四無射又上生無射又上生無射又上生無射又上生無射

異位者象子母所上律取妻而益生子也黃鍾乃終矣大呂一簫

一八寸二分四十分三寸七分七寸九寸一分四寸七分七寸二分

十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二分三寸七分七寸九寸一分四寸七分七寸二分

分六寸四分五寸一分六寸五分三寸四分五寸一分六寸五分三寸四分

之云予欲聞六律以調五聲八音使鄭氏注云舉陽從陰可知也尚書皋陶

之而分分鍾篇二律者律聲射鍾間羽之故化行正光宮用鳩月	管弦去而小云變之陰六所也律比止而五五地麩黃曰	既音其去素凡不說分呂以羽角於不常音謂寶鐘七	分所乘其將可益呂十生宮焉之變離之者即為律者	於應適乘首為數一布二仲呂間呂是比律者乎理吳宮變	長不不足適以五調變終十管呂有所故宮比惟五不氏徵	短乎是以宮凡調變仲辰相蓋為五該注七猶以生角無射也	而十成是三分先而主益之三而一之四開以八為九不無有	不律商呂有正義云而為百有以九為九不無有	在律呂呂有正義云而為百有以九為九不無有	圍呂呂有正義云而為百有以九為九不無有	徑所生義云而為百有以九為九不無有	則生義云而為百有以九為九不無有	絃五聲似亦宜分於長短而呂	音聲似亦宜分於長短而呂	似亦宜分於長短而呂	亦宜分於長短而呂	宜分於長短而呂	分於長短而呂	於長短而呂	長短而呂	短而呂	而呂	呂	鍾首	篇云	二律	者律	律聲	射鍾	間羽	之故	化行	正光	宮用	鳩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始則大也又云樂之六節十奏成於小聲調而聲調之原必起旋宮聲也者	則一比宮角十分三為八所去其七比宮之變徵而	八取其四分之三為十謂去乘適也若徵五十八	音尚徵之義然謂猶有不得起於下以徵之百有	徵羽之倍數所謂下徵羽於宮管子徵羽之數大於宮者	按司馬氏律書徵羽之數於宮而管子徵羽之數大於宮者	益為九十六是羽之數六十四是宮之數	也於是以八十一三分益一為百七十八是商之數七十	宮也以此他三益一為百七十八是商之數七十	小素者白練乃熟為小故曰謂是生此度之為九宮者	小於此素者白練乃熟為小故曰謂是生此度之為九宮者	分其數分於全而取其一度為三九四十分一合九為三	因之數分於全而取其一度為三九四十分一合九為三	九者即管子所謂三凡將起音與分八之間又應於二分	之度是也先主一而三以全分首音之分又應於二分	音首之全分因四度乃全去其首音與分八之間又應於二分	音離其德象大故其音尚也夫審音相論其第全矣次首	八音法易八卦此音也德象大故其音尚也夫審音相論其第全矣次首	南子馬氏律書離三也威德象大音本也又考之白虎通曰	音互相應為準是以焉不乎十律呂所生之七音也管子	而相應為準是以焉不乎十律呂所生之七音也管子	於定其應為準是以焉不乎十律呂所生之七音也管子	在長短而絲之絃中用長短之寡又各不巨細之案各器所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乃五秦漢以變前之七音而法調也者所隋以唐七音而互之相為用者於古旋六  
 律音五聲八音於左傳國策而周管子六律始著五律不陰陽之數禮  
 運篇五聲六義所自來也迨漢晉世樂經不殘缺而呂失度正雜以音  
 此旋宮之義經史注者徵羽之數大於宮國語伶州鳩曰然周人  
 鄭書猶可見於證如管子徵羽之數大於宮國語伶州鳩曰然周人  
 遺書猶可見於證如管子徵羽之數大於宮國語伶州鳩曰然周人  
 音即此二于旋宮之法可發焉古旋宮之法呂合竹與遂並著之而  
 自隋以迄今旋宮之法可發焉古旋宮之法呂合竹與遂並著之而  
 旋宮者五十二律呂皆可為音發焉古旋宮之法呂合竹與遂並著之而  
 皆旋宮者五十二律呂皆可為音發焉古旋宮之法呂合竹與遂並著之而  
 濁調轉均之異故四以聲轉則成九旋宮之名全為宮調也若夫聲八變於  
 十調實四生於二弦度不以絃音以七聲之位遞配以十二律呂之分則  
 為八調實四生於二弦度不以絃音以七聲之位遞配以十二律呂之分則  
 則為六商調此乃案分無徵調以非宮立羽調之法則商當變大宮  
 樂未載羽則立也主調起則徵調以非宮立羽調之法則商當變大宮  
 不異而理則同也主調起則徵調以非宮立羽調之法則商當變大宮  
 名異而理則同也主調起則徵調以非宮立羽調之法則商當變大宮  
 宮為大而宮宮故又為宮調首即國語如宮逐羽音均之羽主而調下  
 聲又為大而宮宮故又為宮調首即國語如宮逐羽音均之羽主而調下  
 宮不一均七聲之故已定則當徵在者不與居其後音與不羽相者  
 亦不得起七聲之故已定則當徵在者不與居其後音與不羽相者  
 近得聲起七聲之故已定則當徵在者不與居其後音與不羽相者  
 所以當二變之故不相與五正而聲中當徵六音者亦俱不得起音淆也至於此

調 亦 取 書 本 調 相 合 詩 以 起 調 之 聲 終 之 當 二 變 與 八 音 者 亦 不 用	焉 按 尚 書 堯 典 云 詩 以 起 歌 永 言 聲 依 永 律 乃 為 和 國 語 周 語 伶	奪 倫 鄭 氏 注 云 所 以 立 聲 均 之 出 度 也 古 之 神 聲 考 中 律 而 為 量 之 以 制 度 律	州 鳩 云 律 所 以 立 均 之 出 度 也 古 之 神 聲 考 中 律 而 為 量 之 以 制 度 律	均 鍾 注 云 物 度 律 其 常 呂 樂 之 極 短 之 所 集 曰 聲 其 應 相 保 曰 和 細 大	不 踰 呂 曰 正 義 已 得 音 之 精 微 近 六 時 學 者 研 求 實 以 律 多 有 自 得 之 平 聲	也 附 呂 後 王 損 益 琴 音 之 孟 子 曰 不 此 五 六 音 律 也 不 能 正 五 音 蓋 十 以 解	律 附 呂 後 王 損 益 琴 音 之 孟 子 曰 不 此 五 六 音 律 也 不 能 正 五 音 蓋 十 以 解	為 分 寸 尺 引 較 曰 土 樂 之 音 匏 黃 竹 之 理 正 此 五 六 音 律 也 不 能 正 五 音 蓋 十 以 解	升 斗 斛 量 引 較 曰 土 樂 之 音 匏 黃 竹 之 理 正 此 五 六 音 律 也 不 能 正 五 音 蓋 十 以 解	鈞 石 曰 權 衡 以 較 象 石 之 音 匏 黃 竹 之 理 正 此 五 六 音 律 也 不 能 正 五 音 蓋 十 以 解	律 呂 相 生 之 理 而 象 石 之 音 匏 黃 竹 之 理 正 此 五 六 音 律 也 不 能 正 五 音 蓋 十 以 解	聲 雖 與 較 呂 五 聲 而 通 若 律 呂 猶 之 要 用 樂 五 較 聲 以 律 生 之 理 正 此 五 六 音 律 也 不 能 正 五 音 蓋 十 以 解	都 四 德 乾 孟 氏 黃 鐘 五 通 韻 有 云 孟 子 曰 師 曠 之 聰 無 不 以 六 律 不 能 正	五 音 細 詳 子 之 言 五 音 韻 有 云 孟 子 曰 師 曠 之 聰 無 不 以 六 律 不 能 正	之 數 正 五 音 輕 重 之 聲 欲 正 本 非 律 內 不 可 欲 正 律 非	管 絃 無 憑 為 律 鍾 為 是 陽 知 欲 正 本 非 律 內 不 可 欲 正 律 非	弦 二 聲 大 至 重 至 低 陰 陽 夾 子 第 一 管 為 六 律 升 大 呂 姑 洗 為 陽	第 二 律 大 至 重 至 低 陰 陽 夾 子 第 一 管 為 六 律 升 大 呂 姑 洗 為 陽	五 陽 本 在 五 律 仲 呂 已 為 六 律 陽 極 陰 第 四 律 升 大 呂 姑 洗 為 陽	呂 午 為 第 一 管 極 上 孔 在 六 律 陽 極 陰 第 四 律 升 大 呂 姑 洗 為 陽	屬 午 為 第 一 管 極 上 孔 在 六 律 陽 極 陰 第 四 律 升 大 呂 姑 洗 為 陽	呂 午 為 第 一 管 極 上 孔 在 六 律 陽 極 陰 第 四 律 升 大 呂 姑 洗 為 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管是六陽律用一陰律陰陽六律俱是各自相生一宮為土屬第六

律第六律是五管之律第六律與第一律極下孔琴之聲

故只弦有六律五律蕤賓不合律音故正五音均如四律

如十有月四時惟依寒暑五音惟依高低自調至俱是律

並無變聲蔡季通律呂新書有八十四圖筆墨不能注律

管變律正聲半弦七均甚一均八細然止可施之於二第不能均

至重四均五均八均十均一均四均六均七均十均

為陰陽際會中理應為宮中者以首圖內所載七均八

十商律數可定是至輕至高均與今管弦四羽六八變

少一輕六四分之二均五不能成調是夾宮不

之律管孔琴成徵又不見有相間一正五律是知變徵不

甚微雖師曠之聰亦未必易正故律前人有變非故寸有定者

說凌氏廷堪燕樂考原云律者六也其長分不為定者

聲也如黃鍾之長不可旋於六律也同短不可為大也司樂黃

律鍾為聲大又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五聲禮運五聲六律十管

書千	追鄭	非可	而而	為賓	徵之	黃古	十字	仲以	楊云	聲也	林初	五還
云古	深譯	六讀	有有	合之	聲律	鍾遂	二配	呂仲	守應	為所	鍾入	聲相
者解	求其	矣律	不隋	字律	遇則	一疑	律仲	正呂	齋用	合謂	為中	為宮
一之	故也	六皆	用廢	而則	南以	均其	呂呂	宮配	以林	字宮	乃時	也孟
律惑	遂以	同聲	姑旋	有以	呂為	不別	及也	調上	琴鍾	也者	用鄭	蓋子
一可	佈聲	也配	而止	凡變	之商	可移	何嘗	一字	律為	以則	黃譯	出於
呂片	其配	人律	用存	不徵	則遇	易奇	聲以	為以	考宮	聲字	鍾以	於六
各言	若始	以之	仲黃	當聲	以姑	不也	合者	合上	之則	配譜	為其	茲律
為而	於漢	六之	呂鍾	應而	為洗	論自	蓋字	字字	確亦	律之	宮言	之不
一決	河鄭	律啓	為一	鍾旋	羽之	何學	即為	故為	然疑	實合	所不	樂能
聲矣	之譯	也也	均之	蕤宮	聲律	均者	字宮	以宮	知宮	始於	謂雅	中正
其程	無成	代不	疑疑	之義	應以	遇不	譜聲	高上	宮聲	於此	猶言	外五
每氏	極於	字知	而論	疑遂	鍾為	黃鍾	下字	之為	非合	黃鍾	鍾者	假聲
管瑤	苟沈	譜燕	尚琴	論晦	之角	律之	有定	別角	合蓋	鍾應	即聲	律不
設田	明括	者樂	書律	雅於	律聲	則遇	聲則	名聲	字也	最徵	徵聲	緣同
備藝	律皆	蓋字	周者	樂是	則以	林鍾	無定	耳哉	黃琴	濁聲	故為	故其
五錄	與無	緣譜	禮孟	者論	以林	為鍾	宮之	不宋	乃宮	故以	合字	鍾者
聲論	不與	飾即	子弦	七樂	為變	宮律	聲理	可人	仲不	以合	字者	言曰
二黃	才同	義後	諸獨	聲者	宮聲	則以	遇遂	稱譜	呂當	聲字	配乃	宮應
變之	伯樂	美名	書下	用七	宮聲	遇以	大泥	謂所	為宮	聲字	之用	宮聲
數兼	典則	不也	舉一	七宮	聲律	為蕤	定	之注	燕至	之宮	又宮	其即



旋宮換調之法乃後世樂器律呂之用也未可以是以推求制律之本是書言吹無孔之管則氣從下洩無復清濁高下五音何由而正夫以律正音即今之吹笙定弦其遺矩也只堯舜之道不以仁以一律正一音不聞無孔之管不能正五音也

政不能平治天下注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也今有仁心仁

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注仁心性

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

為後法也疏仁注仁陰氣者貪仁也○正義曰白虎通性情篇云陽氣者謂仁者禮足貫也五性也肝肺心禮而趙氏以仁性既有五而獨

淮南子實道訓云性者五藏之主也禮而趙氏以仁性既有五而獨

而五藏實道訓云性者五藏之主也禮而趙氏以仁性既有五而獨

至聞也○正義曰毛詩小雅於恩即任於仁矣○注又仁聞

雅卷阿篇令誘注云望箋云人聞則有善聲譽淮南子修務訓云

聲施千里高誘注云望箋云人聞則有善聲譽淮南子修務訓云

偏於人惠心所發有不能普濟其名亦可播於遠此而害在彼祝不能

字字本足利本無字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

自行注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爲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

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疏注但有善至行也○正義曰呂氏春秋

徒但有仁心而無善法不可用爲善政也注但有善法而不善行仁政仍與無

法等有善心而不行於法無善心之心以施行法同一善心先王之道

也先王之善道既不行於法無善心之心以施行法同一善心先王之道

爲作於其心不習先王之善道者發趙氏能發明之易繫辭傳云制

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非法無以爲通變神

化之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注

詩大雅嘉樂之篇愆過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

故文章遵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也疏注詩在大至過也○正義

章毛傳云假嘉也禮記中庸引本作嘉樂此作嘉樂與中庸同音義

出嘉樂則趙氏作嘉閩監毛三本假蓋以詩改之也箋云愆過

也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違對趙氏以孟子下申言專指出過字故

略同惟鄭以不愆不忘平對趙氏以孟子下申言專指出過字故

以不愆爲不過差而不忘別屬下謂不可忘也孟子言其過兼該愆忘

過也按鄭義是也愆過也忘別屬下謂不可忘也孟子言其過兼該愆忘

遵用先王之義乃不愆不忘則屏棄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

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注盡己目力續以四者方員

平直可得而審知故用之不可勝極也

**疏**注禮盡己至極也○正義

矣注云竭盡也說文系部云繼續也文選神女賦云不可勝贊注

云勝盡也竭盡之言窮也窮之言極也若果無待於規矩繩則以

乃聖人之聰明睿智而既竭盡其力可憑其目力為方圓平直矣

用也雖聖人不能去規矩準繩惟其目力方圓平直必不能以

能之窮其用倘舍去規矩準繩但準繩力方圓平直必不能以

成繩而其用窮矣然其通變神化在耳目心思而必繼述規矩準

繩而耳目心思不窮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

勝用也**注**音須律而正也○正義曰易需卦

而正方圓平直以待規矩準繩而成仁之心必待既竭心思焉繼之

先王不忍人之政而覆天下可勿繼述之乎

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注**盡心欲行恩繼以不忍加惡於

人之政則天下被覆衣之仁也**疏**注盡心至仁也○正義曰楚辭

也易繫辭傳九家注云衣取乾乾居上覆物是皆被其澤是天下

經言仁覆天下是聖人以仁之道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今

既有其心又繼述先王之仁道被其澤矣不忍人之政仁

之政也乃行非徒善矣徒以法不能行自政而行苟子所謂有治人無治法

也有治人即有此既竭心思又繼述先王之治人也舍治法亦無治人矣故曰為高必因邱陵為下

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注言因自然則用力少

而成功多矣疏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邱陵為

下必因川澤注云謂冬至祭天於圜丘之道趙氏謂因自然則用

力少而成功多是以為高為累土為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

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注仁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

自播揚其惡於眾人也疏左傳云將焉用自播揚焉周禮春官大

師皆播之以八音注云播猶揚也謂之仁者則不獨有仁心仁聞

乃實能因先王之道注先王之法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也非徒

善者也注不忍人之政則為不仁如下所云上無道揆也下

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

幸也注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天意臣無法度可以守職奉命朝

廷之士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

當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罹於密罔也此亡國之政然而

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

**疏**

云注道言將不行道也○正義曰國語新書

道術精微也平者素而無設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制其末者謂之靜之術也

凡此皆道雅又言術者揆度也一陰陽之原謂道元亨利貞謂之四聖

德顯下治也德行全在能揆度天德此通變則神不化所以垂衣裳

命法順臣承天無以守命猶奉天矣揆度守職為乾健之不已揆度守職為

術以德行也趙氏為德工皆為道百工巧國興皆以道故朝廷之士為

四民頌一嗟一嗟臣工之奇淫巧國興皆以道故朝廷之士為

詩周頌一嗟一嗟臣工之奇淫巧國興皆以道故朝廷之士為

集解百工百嗟一嗟臣工之奇淫巧國興皆以道故朝廷之士為

也犯義即觸刑也後知禁不義則道術

人詐僞欺誣者不仁而密矣揆度則皆無能守先王之

工不信用而犯刑也亦仍繼於不仁孟道言則徒言不能自

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

珍做宋版印



賊民興喪無日矣注言君不知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

民興亡在朝夕無復有期日言國無禮義必亡疏注言君至必亡

以下無學為臣不學法度近時通閭塾以下指民趙氏佑温故錄云

古之教者五家為比五比為閭閭有塾四閭為族五族為黨黨有

庠非特以教州子國之大而遊子弟國之皆俊秀也舉彼耕吐雜作至也

愚且賤自六尺以上皆一曰使入國中故藝終曰服事小司徒有

於邦國都鄙以登萬民曰稼穡十曰學藝大夫各掌其鄉之

比以法於鄉之吉受夫法於司徒教行而令鄉師大夫各掌其

教以法於鄉之吉受夫法於司徒教行而令鄉師大夫各掌其

之所治而讀其德歲行祭道藝社亦鄉如之禮射州長各屬其

正各掌其黨有屬民而飲酒於序以齒之位之禮族師官其

相保相受師小師以民自新穀既成餘皆入學冬至十焉而己

出學徒有進則由比閭而升之族黨以次升於州學鄉學民不

一國之中不貴賤賢否等列有常其不上世以浸淫知廉恥不

不帥一里老得而釁捷之無功如降相濟者官長賢易於治官長

而鄭存鄉校魯聞弦歌之原伯一不說相攻相取皆強於時之諸侯蓋大

夫為寇亂如後世煩興暴骨如莽而罕聞有窮巷小民起而相抗

遘戰國遂以蕩然其君方日尋戈遑問學校之皆終而不聞左

視其上者故為歸明義也漢荀悅有於下不日無義而懼以罪

謂夫禍將也乃所以明義也上者先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

禮教榮辱以加勸子化其情也極樞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

教之塗是謂章化斯言也為能洞於道揆法守不可引以老生之常

之談忽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

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注詩大雅板之篇天謂王者蹶

動也言天方動女無敢沓沓但為非義非禮背棄先王之道而不

相匡正也疏毛注詩云大至正也泄泄猶沓沓也箋云天斥王也段氏

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泄泄猶沓沓也曰部云沓語多沓沓也言無然

傳皆引泄泄然音義蓋四家之訓也諸諷諷然而沸注諸及也諸

與曰部沓字音義皆同荀卿書愚者之言諸諷諷然而沸注諸及也諸

屬笑語孟夫子以言則非先王之為道也言不本諸詩書道不揆即

聖徒以心而為心悟自以為是道倡百和真沓沓矣趙氏以無然為

無敢鄭氏以然泄泄為泄泄然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

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注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責難為之事使

君勉之謂行堯舜之仁是為恭臣陳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為

敬君言吾君不肖不能行善因不諫正此為賊其君也疏至君也

○君之正義曰後漢書鄧暉傳云孟軻不能謂疆責難於君也疆即勉也疆

其君之所不能為勉疆而勉行之君及其所能也禮記中庸釋名釋言語之難

利而行之所不能勉疆而勉行之君及其所能也禮記中庸釋名釋言語之難

憚也人年所忌憚也難者請也君憚為事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之難

公元也年所忌憚也難者請也君憚為事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之難

何君以責難於君即陳善閉邪是乃君知所求之使君勉強為之

觸之閉其拂邪以爭之陳善閉邪是乃君知所求之使君勉強為之

故欲閉其拂邪以爭之陳善閉邪是乃君知所求之使君勉強為之

諫三曰虎闕諫諍四曰指諫人懷五曰陷諫諫者有五其一曰禍患之萌二曰深睹

孟子子正義十四  
十中華書局聚

所刺也孔子取諷諫則指與陷所不取矣

章指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國由先王禮義為要不仁在位播越

其惡誣君不諫故謂之賊明上下相須而道化行也疏○國由先王○正義曰

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國小字宋本作因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注至極也人事之善者

莫大取法於聖人猶方員須規矩也疏至至極至矩也○正義曰

人事也毛詩小雅節南山箋云至猶善也故又以人倫之至為人事之善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

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注堯舜之為君臣道備疏君堯舜之為君臣道備○

正義曰禮記月令農事備收注云備猶盡也君臣是人倫堯舜是聖人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

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注言舜之事

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

孫百世不能改也注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

幽厲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之謂諡之也

諡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疏注甚謂桀

幽厲○正義曰趙氏佑温故錄云暴其民句甚不各為句以後

之遭禍言非以暴之有甚不幽厲之暴豈猶得為不甚按趙氏

以甚指桀紂以民者也引詩言厲王不能鑿紂猶紂之不能鑿桀也堯

舜之言道仁其民者也鑿紂則法堯舜故疊引孔子之言及詩

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至其惡○正義曰逸周書諡法解云是以

壅無辜曰厲是幽動靜亂常曰幽殺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

之謂也注詩大雅蕩之篇也殷之所鑒視近在夏后之世耳以前

代善惡為明鏡也欲使周亦鑒於殷之所以亡也疏注詩大雅至

曰詩在大雅蕩第八章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

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者何以不用為戒爾雅釋詁

謂之鑒燧也監與鑒通亦作鑑考工記斲人云金錫半

章指言法則堯舜以為規矩鑿戒桀紂避遠危殆各諡一定千載

而不可改也疏法則堯舜以為規矩○正義曰春秋繁露楚莊王

規矩不能正方員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

覽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也故

孟子子正義 十四 十一中華書局聚



聖者法天賢者法聖蓋孟子之學在習先聖之道而行先王之法故言稱堯舜願學孔子承前章而又申明之如此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

存亡者亦然注三代夏商周國謂公侯之國存亡在仁與不仁也

疏注三代夏商周○正義曰失天下謂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天下不奉天子之令也故周自東遷以後祚雖未改亦為失天下

也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

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酒

注保安也四體身之四肢強酒則必醉也

章指言人所以安莫若為仁惡而勿去患必在身自上達下其道

一焉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

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注反其仁己仁猶未至

邪反其智己智猶未足邪反其敬己敬猶未恭邪反求諸身身已

正則天下歸就之服其德也疏愛人至其敬○正義曰僖公二十二年穀梁傳云故曰禮人而不答

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荀子法  
行篇引曾子云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  
必不恭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  
者窮怨天者無識失之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注則天下歸  
就之○正義曰廣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注此詩已見上篇其  
雅釋詁云正歸就也

義同

章指言行有不得於人一求諸身責己之道也改行飭躬福則至  
矣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注恆常也人之常語也天下謂天

子之所主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也疏注恆常也○正義  
曰爾雅釋詁文天

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注治天下者不得良諸侯

無以為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夫無以為本治其家者不得良

身無以為本也

章指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踣雖曰常言必須

敬慎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注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

人所則效者言不難者但不使巨室罪之則善也疏也注巨室至善也○正義曰

以殷之鎮元陶氏施宗氏緜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即衛之康叔

降錫尚春秋猶有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儀云不願於大家注

用錫尚春秋猶有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儀云不願於大家注

家也趙氏富之溫故錄云氏不義云大家謂富貴廣也巨室謂資力有

餘氣習武斷把持者亦在多有惡古之謹厚有世傳法不避貴戚或妄

足言一國之果其人政者自宜如律所謂勢惡土豪為世指罪之

與有愧為巨室體不經文以得罪室能賢一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惟賢

德教世政不得罪若庸才曰禮而己矣勢利而虐物無過促不足道及

其有居之持成見事務為之刻是非下樂以飽欲壑素封之事能各其亦為巨

階之屬有邪巨室之所慕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注慕思也賢卿大夫一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思

其善政則天下思以爲君矣沛然大洽德教可以滿溢於四海之

內疏注慕思至之內○正義曰楚辭懷沙云邈不可慕兮注云慕

思也政善則巨室善之而一國隨其所善也政不善則巨室

惡之而一國隨其所惡也廣雅釋詁云沛大也溢滿也一切經音

義引三倉云洽徧澈也徧澈亦盈滿之義故以大洽釋沛然大洽

即滿溢滿溢即沛然也德教溢乎四海然則巨室之所

慕慕其德教也有此德教即不得罪於巨室而爲政不難矣

章指言天下傾心思慕鄉善巨室不罪咸以爲表德之流行可以

充四海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

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注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爲

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

強國也此二者天時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逆也齊景公曰既不

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注齊景公齊侯景謚也

言諸侯既不能令告鄰國使之進退又不能事大國往受教命是

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也吳蠻夷也時

為強國故齊侯畏而恥之泣涕而與為婚疏義出而女於吳○正

齊景公以其子妻盧送諸郊泣曰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

貧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

國之固遂遣之吳越春秋閭內傳云閭謀伐齊侯使女為

莫若從遂遣之吳越春秋閭內傳云閭謀伐齊侯使女為

質於吳因此為太子波瀾考異云左傳僖公七年孔子所謂涕出而女

於吳即此也翟氏灝考異云左傳僖公七年孔子所謂涕出而女

不能疆又不能弱所以斃也景公言蓋本其意○注物事至事也

○正義曰毛詩大雅烝民有物有則傳云物事也周禮大司徒以

鄉三物教萬民禮記文王世子朝聘故以絕物為不與通朝聘之事

猶事也兩國相交之事莫如朝聘故以絕物為不與通朝聘之事

也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注**今小國以大國為師學法度焉而恥受教命不從其進退譬猶

弟子不從師也疏故注今小國至親其師又云師也者所以學為君

也故趙氏以學釋師謂師高誘注云師所以取法則即法度以淮

南子脩務訓以趣明師高誘注云師所以取法則即法度以淮

大國為師即是法度明之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

度故疊以師學法度明之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

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注文王行仁政以移殷民之心使

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

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

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



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洽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為政小國差之故七年詩云商之

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

敏裸將于京注詩大雅文王之篇麗億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

雖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惟服於周殷之美士執裸暢之禮將事

於京師若微子者膚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疏注詩大雅至

曰詩在大雅文王第四章及第五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感德不

命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眾之不如德也五章毛

傳云則見天命之無常也殷士侯也膚美敏疾也裸灌鬯也周

人尙臭將行京大也箋云無常也殷士侯也膚美敏疾也裸灌鬯也周

與麗同周禮夏官校人注云麗耦也小爾雅廣言云麗兩也凡物

自兩以上皆數也其麗不億謂其偶也十萬為億君於周之

九服之內是以君釋侯以九服釋侯於周服為君於周之

詩小雅以奏膚公傳亦云膚大也五年與美其義亦通也敏為疾才

識捷速正其達也音義出暢字丁云謂鬯酒也古鬯通作暢禮記雜記云暢白以楸春秋繁露執贄篇云天子用暢是也孔子

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注孔子云行仁者天下

之衆不能當也諸侯有好仁者天下無敢與之為敵今也欲無敵

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

濯注詩大雅桑柔之篇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喻為國誰能

違仁而無敵也疏注詩大至敵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桑柔篇第

物之用濯與趙氏義同禮記內則云炮取豚及將塗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孔氏正義云手既擘泥不淨其肉又熱

故濯手摩之去其齷矣此執熱以濯之事也

章指言遭衰逢亂屈服強大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億衆無德

不親執熱須濯明不可違仁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

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注言不仁之人以其所以為危者反

以為安必以惡見亡而樂行其惡如使其能從諫從善可與言議

則天下何有亡國敗家也疏示不仁者至之有○正義曰以上四章

國者師文王則轉弱為強疏小為大此言不仁者改其不可與言

而為可與言則國可亡家可不敗此孟子發明周易之惜也危

即蓄也安之即利之也故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

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

濯足矣自取之也注孺子童子也小子孔子弟子也清濁所用尊

卑若此自取之喻人善惡見尊賤乃如此疏有孺子至我足○正

父莞爾而笑鼓泄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

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注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

濯我足注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都故漁父與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

濯我足注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過而鄢郢地連者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

子所聞遠在屈原之楚矣此假為漁父之辭得耳非其本也



濁乃習染而下濯足自毀自活由俱從濁斯濯足相貫是水本可濯  
 纓由自濁而濯是清而自變也清斯濯而承上也濁斯濯足與下  
 自既擊而不自改活為清由惡而善也承上也濁斯濯足與下  
 是既擊而不自改活為清由惡而善也承上也濁斯濯足與下  
 尊而錄云今人皆自取矣○注孺子蓋本也○正義曰錢氏大  
 養新錄云今人皆自取矣○注孺子蓋本也○正義曰錢氏大  
 天子以下語里長克先後者乃得稱孺子生為滕洛子立政之稱  
 成王也晉公欲納喪秦穆公使孺子弔公喪哀公欲設撥以舅齊謂  
 稱之是晉秦欲納喪秦穆公使孺子弔公喪哀公欲設撥以舅齊謂  
 待之也齊侯茶非卑幼之君而陳乞鮑牧晉卿為孺子死也蓋之  
 安孺子則孺子為貴於庶武伯孺子洩臣稱子之良曰秩孺子不  
 左傳稱孟莊孺子為貴於庶武伯孺子洩臣稱子之良曰秩孺子不  
 猶稱孺子莊孺子為貴於庶武伯孺子洩臣稱子之良曰秩孺子不  
 韓宣子稱鄭子為貴於庶武伯孺子洩臣稱子之良曰秩孺子不  
 子室於宮中某敢用時日祗見皆世卿而貴者之稱惟內則異為孺  
 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孔有母也○死而義曰禮記者此為童子  
 通稱與孟趨子同○注孺子者孔有母也○死而義曰禮記者此為童子  
 走而趨人謂大小夫士也○詩雅思齊篇肆成禮記者此為童子  
 造箋云成趨人謂大小夫士也○詩雅思齊篇肆成禮記者此為童子  
 召門弟子曰吾知免夫小引包曰言子夏弟曰此小子也孔子呼  
 篇子夏之門人小子集解引包曰言子夏弟曰此小子也孔子呼  
 之是孔子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  
 弟也孔子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

自伐而後人伐之  
 人先自為可侮慢之行故見侮慢也家先自



為可毀壞之道故見毀也國先自為可誅伐之政故見伐也疏注人

先至伐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遇合篇云是侮也高誘注云侮慢也小爾雅廣言云毀壞也荀子議兵篇堯伐驩兜注云伐亦誅也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注已見上篇說

同也

章指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己先自毀伐人乃攻討甚於天孽敬慎

而已如臨深淵戰戰恐栗也疏如臨深淵戰戰恐栗也○正義曰恐

義當作慄古字借用趙氏本作栗也毛詩小雅小閔篇云戰戰兢兢

兢如臨深淵傳云戰戰恐也後漢書注引太公金匱云戰戰兢兢

懼說苑說叢篇云戰戰慄慄日慎其事淮南子人間訓引堯戒曰

戰戰慄慄日慎戰戰慄慄日慎其事淮南子人間訓引堯戒曰

孟子正義十四

孟子正義十五

學海堂本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注失其民

之心則天下畔之簞食壺漿以迎武王之師是也得天下有道得

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

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注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

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疏注欲得至與之○正

記曲禮注云聚猶共也國語晉語云聚居異情注云聚共也所

是聚與趨通易萃卦彖傳云聚是以正與趨文荀本氏言聚其

名釋言語云取趣也亦趨是聚與趨取通趙氏言聚其

欲而與之即趣也為字所去聲所與也王之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

人曰與猶為也為字所去聲所與也王之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

之也楚策曰吾與子出兵矣言吾與子出兵也漢書高帝紀漢王

為義帝發喪漢紀為子與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宋帝紀漢王

身舉凡欲之難制其食謂存理空隱之名感則不絕情欲之感耳

何以能絕天下必無舍養生之道而歸於至當不可易之謂理無

欲則無為矣有欲而後有為為而歸於至當不可易之謂理無

孟子正義十五 中華書局聚

復	其	破	理	也	理	之	恐	於	民	至	輕	之	為	非	具	堅	愧	見	出	其	於	欲	有
知	惑	老	蓋	其	欲	為	不	民	之	於	其	二	為	具	為	意	不	為	行	於	是	出	欲
其	人	釋	離	所	之	理	贖	之	欲	於	下	飢	為	為	為	乍	理	貪	者	為	出	無	
異	也	乎	不	辨	今	矣	今	放	不	以	所	治	民	又	所	者	邪	獨	為	說	於	有	
於	易	自	老	欲	之	暇	之	待	期	乃	輕	己	愁	如	非	豈	君	執	如	誣	不	焉	
六	而	知	釋	乃	以	治	治	告	偽	吾	怨	不	以	是	則	此	子	此	是	出	咸	有	
經	破	雜	之	帝	窮	禮	義	後	以	天	應	食	於	也	謂	之	且	也	反	於	得	理	
孔	之	襲	言	王	天	也	哉	無	天	乎	上	男	女	夫	其	謂	自	為	得	邪	老	理	
孟	也	其	以	之	下	離	哉	不	理	則	也	常	為	事	人	乎	君	無	刻	不	莊	釋	
之	難	言	為	所	之	人	古	為	公	曰	公	情	理	惟	絕	悟	不	子	欲	必	故	氏	
言	數	而	言	盡	心	盡	情	以	義	人	義	隱	治	而	於	意	於	謂	後	無	君	生	
矣	百	一	是	心	於	轉	欲	於	人	之	也	曲	人	之	理	見	多	則	天	出	亦	於	
世	年	一	以	於	民	移	求	也	罪	易	不	之	亦	使	困	偏	曰	而	於	而	無	私	
又	於	茲	合	此	所	欺	之	就	猶	免	善	感	必	歸	窮	欲	之	具	理	小	飲	而	
以	躬	矣	於	此	謂	之	忍	情	曰	於	胡	而	咸	以	文	不	無	於	則	人	食	為	
躬	行	人	經	也	謂	之	情	而	之	是	罪	弗	而	視	不	於	於	則	人	之	欲	矣	
實	心	遂	然	理	之	忍	而	欲	求	也	罔	民	者	之	為	出	心	出	之	欲	男	故	
踐	所	曰	宋	非	人	而	求	不	求	之	也	之	聖	之	人	於	於	為	小	辨	常	不	
之	知	六	以	古	為	不	求	之	之	道	民	之	人	治	之	欲	夫	未	不	使	情	言	
儒	皆	經	來	聖	禍	顧	之	使	之	曰	道	之	體	則	甚	理	而	有	出	君	隱	無	
信	彼	孔	儒	賢	何	之	為	之	救	也	之	情	之	禍	輕	舉	而	所	於	子	曲	子	
焉	之	孟	者	之	可	為	理	無	死	孟	而	子	遂	人	矣	一	以	以	依	無	之	務	
不	言	之	皆	所	勝	此	此	而	而	子	矣	矣	矣	矣	矣	欲	不	意	然	完	感	在	
疑	不	言	力	謂	言	此	此	而	而	子	矣	矣	矣	矣	矣	欲	不	意	然	完	感	在	

夫楊墨老釋皆躬行實踐勸善懲惡救人於前聞孟子韓子之言  
人始知其與聖人異而究不知其所以異也此如嬰兒中路失其父母  
咸曰是與聖人同也辯之是欲立異也如嬰兒中路失其父母  
他人子之而為其父母既長不復能知他人之難○注爾近至得  
親父母而決為非也而怒其告者故曰破之也難○注爾近至得  
矣○正義曰爾與邇通儀禮燕禮南鄉爾卿特牲饋食禮視命民  
爾敦爾字皆訓近皆為邇也趙氏佑溫故錄云讀爾也自為句民  
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故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  
爵者鷓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  
侯皆為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矣注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卑下

獸樂曠野毆之則歸其所樂獺獮也鷓土鷓也故云諸侯好為仁  
者毆民若此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疏

注民之至所樂○正義曰卑與卑通亦作庠國語周語云晉侯執  
玉卑注云卑下也說文土部云曠野穴也一曰大也其訓大者通

於曠毛詩小雅何草不曠大野空闊故大曠也昭公元年左  
傳云居於曠林賈注云曠大野空闊故大曠也昭公元年左

於廣趙氏以曠野釋之曠大野空闊故大曠也昭公元年左  
區聲毆古文驅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支者小擊也今之扑字

鞭箠策所以靈鼓毆之驅之故古文從支引為淵毆魚為叢毆  
之稱周禮以靈鼓毆之驅之故古文從支引為淵毆魚為叢毆  
孟 子 正 義 十五 一 中華書局聚

爵為湯武○正義曰王古其廣雅可證云驅與部之毆義別○注

云獾似狐青○色居小水食魚呂氏春秋孟春紀引郭璞高誘注云

獾蓄池魚者必去○鯽魚置水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淮南子兵略

大獾而池魚勞御○覽引博物志云獾頭如馬腰以下似蝙蝠頭如馬

身似蝙蝠○注乃獾也○大者而顏師古注漢書揚雄傳以獾為小

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鸚鵡為鷹類有於窟者故亦謂之土鸚

擊鳩引陸璣疏○云鸚鵡似鸚鵡青黃色燕喙響風翅乃因風飛急疾

好仁者若此○使歸之○趙氏讀有仁者則為句言湯武好仁者當為

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

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注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

七年病而卻求三年時艾當畜之乃可得以前三年時不畜藏之至

七年而欲卒求之何可得乎艾可以為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為

喻志仁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死亡桀紂是也疏注艾可至



益善○正義曰毛詩王風彼采艾兮傳云艾所以療疾名醫別錄云艾葉味苦微温主灸百病一名冰臺一名醫草阮氏元校勘記火灸音久亦音究孫氏不畜藏之○正義曰趙氏解為為何為奚為之為猶以也故云以三年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為猶使也亦假設之詞也孟子離婁篇苟為不畜又苟為無本告子篇曰苟為不熟皆言

苟使也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

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刺時君臣何能為善乎但相與為沈溺之道也 疏 注詩大至道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桑柔第五章箋云淑善胥相及與也女若云其於政事何能善乎則女君

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孔氏正義云王肅以為如今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趙氏與王肅同

章指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之毆使就其君三年之艾畜而

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沈溺所以明鑒戒也 疏 猶得沈溺○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沈

依說文當作湛沈假借字沉俗字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注 言人尚自暴自棄

何可與有言有為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





仁兼及勇是故善之端不可勝數舉仁勇三者而德備矣曰善曰德盡其實之謂

誠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

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注授人誠善之性者天也故曰天道思行

其誠以奉天者人道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為獸不可親狎故

曰未有能動者也疏誠者至誠者也○正義曰禮記中庸云誠者

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也趙氏佑溫故錄云中庸言誠之者然

下詳其目故以慎思為誠之一事乃就所學而問而第誠之者然

後進以明辨篤言之孟子渾人括以反求諸身為誠身之本句上則統

知所行而歸重言執君子無位而致警人之無思而教以思則故

擇善惟思故固執君子無位而致警人之無思而教以思則故

曰君子有九思曰思不出其位孟子嘗警人之無思而教以思則故

得之先立乎大程氏有通藝錄學小人也云誠者性而有仁義

禮智之德終始不實誠有物也死則實此焉人者實也故曰

性實之者誠之也善實此性之善故曰誠者性之善也

曰誠之者誠之也善實此性之善故曰誠者性之善也

如實此有能也故曰自誠明者謂天之教一雖人而謂之誠者非

實雖有教無益也惟有人實之氣質亦安人能擇此善性之執乎誠之而

實雖有教無益也惟有人實之氣質亦安人能擇此善性之執乎誠之而





明而誠以致其曲而致未明之功於親也明蓋雖信而仍未明誠於信

也何也明於事治下未明誠於上言誠於治下也故誠親身仍正必

明其善矣孟子此章括中說動金石者有一人從石壁中出子夏

言游曰金石蹈水皆篇誠也鳥獸不可親狎者海上樞鳥舞而不

下猜忌也張湛注云海童誠心充於坦蕩誠於外無二則處水

忘猜忌也兼消然輕羣異類亦無所怪又蕩誠於外無二則處水

火而不焦溺涉木石獸不亂羣觸鋒刃而無傷殘履危險而無顛

墜萬物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羣觸鋒刃而無傷殘履危險而無顛

見寢石無迹為伏虎子鸞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之下開視呂氏春秋因復射

之矢躍無迹為伏虎子鸞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之下開視呂氏春秋因復射

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歎曰悲夫此而論乎彼感乎己而非

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己而非

之發乎人又具備也又況於誠有血氣者乎故凡說與治之務莫若誠

章指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是以曾子三省

大雅矜矜以誠為貴也

趙氏特引三省證之下二句乃申贊之辭序云是章歸重誠身故

皆正人君子所作張揖謂小雅之材七十人雅之材三十二

大雅文選西都賦大雅宏達李善注大雅史記孟子大雅不能尚德若

於益成括章亦言大雅先人又文選韋孟諷諫詩矜矜元王李善

注引孔安國尚書傳曰矜矜戒懼則知趙意謂雅德君子常自恐懼脩省必以誠身為貴也班固幽通賦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

善養老者注伯夷讓國遭紂之世辟之隱遁北海之濱聞文王起

與王道盍歸乎來歸周也云伯夷至老者○正義曰史記周本紀

盍歸文王之太顛闕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此伯

夷歸文王之太顛闕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此伯

歸乎來注莊子人間世篇嘗以語我來又毛氏奇齡四書臚言云趙

語助○注聞文王起興字句離騷○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臚言云趙

逸注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起興字句離騷○正義曰毛氏奇齡

字句居東海之濱聞文王起興字句離騷○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臚言云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

老者注太公呂望也亦辟紂世隱居東海曰聞西伯養老二一人皆

老矣往歸文王也

**疏**

太公至老者困○正義曰史記齊太公世家云

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善事紂

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

隱海濱周西伯養老蓋往焉史記素知而招呂尚為斷陶潛

聞西伯賢又善養老蓋往焉史記素知而招呂尚為斷陶潛

聖賢羣輔錄引尚書大傳云此二公辟紂居東海之濱皆率其屬曰

盍歸乎吾聞西伯尚書大傳云此二公辟紂居東海之濱皆率其屬曰

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曷往○王楙野客叢書

云淵明引此謂出尚書大傳知孟子引之其子曷往○王楙野客叢書

海○正義曰閻氏若璩釋曲縣劉昭引博物記云呂尚者東海上

人注未悉後漢琅邪國海曲縣劉昭引博物記云呂尚者東海上

出今有東呂鄉又鉤於棘浦今存又於清河國廣川縣棘津

城辨其當在琅邪海曲棘浦今存又於清河國廣川縣棘津

東則當日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即其家漢崔瑗晉盧無忌立

齊太公碑以為縣紂人者誤孤竹國之世子也前漢遼西郡

令支縣有孤竹城括地志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余謂今

永平府治河入海從右碣石古之北海在今昌黎縣西北亦是

當日避紂處去其國亦遠通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

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注**

此二老猶天下之

父也其餘皆天下之子耳子當隨父二父往矣子將安如言皆將

往也

**疏**

釋子將安如○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如往也廣雅諸侯有

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注今之諸侯如有能

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間必足以為政矣天以七紀故七年文王

時難故久衰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衆

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疏注左傳鄭裨龜云○正義曰昭公十年

十八宿面七按白虎通嫁娶篇云七歲之陽也又云陽數七說文

云七陽之正也如日月五星為七政周髀算經以日月運行之圖

駟七列南北之揆北同章昭注云鶉火之分張十六度駟天駟房

五在鶉火五辰在從張至房七鶉火周分野天龍翼軫角亢氐房也

午至子其度七同皆以七紀數也不獨二宿八宿面七攝政七年

書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馬融注云周公攝政七年

天受命七年而崩周云王不得過其數也此言行文王之政故以七

年言之周公成文王之德七年而天下太平諸侯效法文王是為證遠徵天紀或近廷矣

章指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文王勤之二老遠至父來子從天之順道七年為政以勉諸侯欲使庶幾於行善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寧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  
孟子正義 十五  
七 中華書局聚

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注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季

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孔子以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為之

多斂賦粟故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日求非我

徒疾之也疏注富於周公而求疾之也○正義曰論語先進篇云季氏

也鄭曰小子鳴鼓而攻之也鳴鼓集罪以責之也哀公十一年左傳云

也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仲尼曰某不識也私於冉有曰君國

老待子而於禮而取厚事則舉中賦從其薄不足且子孫亦足

矣之行不於禮而取厚事則舉中賦從其薄不足且子孫亦足

王欲正而用法則賦周公之典自是若荀孔而行又責冉焉謂冉聽有為之

斂而倍益之日即指季氏吾徒孟賦子緣冉無為其宰而改賦之使從善日

則季氏協賦云粟倍他日即指季氏吾徒孟賦子緣冉無為其宰而改賦之使從善日

疾年卒也康子即邢昺疏田賦之時正康子斂財物失之救致譏於皇侃論語深

今杜預注其左傳及用財賦之故言田賦孔氏通正義云司馬法四頭

欲邱令為一甸井之閭出一牛邱之二稅井是別出革馬一匹乘牛三頭如賦此則一邱為



之內能給故改之舊制邱賦一馬三牛今別其田及家資各為一  
民所能給故改之舊制邱賦一馬三牛今別其田及家資各為一  
賦計一邱民之家資令出一馬三牛田之所收更出一馬三牛是  
倍於常也說文支部云擊也人部云伐擊也鳴鐘鼓以聲其過曰  
二十九年左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釋之乃係假借用兵之鳴鼓而  
伐經言鳴鼓而攻故趙氏以攻伐釋之乃係假借用兵之鳴鼓而  
攻其實孔子言攻但為責讓大祝五曰攻六曰說注云攻說則以  
者責也責讓之也周禮春官大祝五曰攻六曰說注云攻說則以  
辭責之

是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  
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  
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注**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況於爭城爭地

而殺人滿之乎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言其罪大死刑不足以

容之 **疏**注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正義曰不仁之君解君不行  
仁政富不仁之君解而富之謂富此不行仁政之君也趙

氏於經文每顛倒解之荀子王制篇云不安職則故善戰者服上  
弃弃即棄也如移之郊移之遂屏之遠方之意也

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注**孟子言天道重生戰

者殺人故使善戰者服上刑上刑重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次

善戰者辟草任土不務修德而富國者罪次合從連橫之人也 **疏**

注也孟重子天道雖重入生○無正義曰韓心非又子云禮老篇云之凡道故曰無死地

焉繁露無王死道通而云謂仁之善攝生矣於天子者仁慈也於天子覆育萬物既化而春

生陽之常有實而位成行功無陰終居空位而又行於陽未天之好仁而近

惡為辰燠以變生而遠以陰為刑成之意是故非燠也孰不多有天之非居也

何不能與漂熟其日多至物十月初生之功畢成計露其間霜陰與下陽各居幾

從中春至秋氣温而和天降物固已皆成陰矣乃始於陽之後陰是

乃大出天而雪成功於空者與地而陰已不與少物陰也在此而道重陰生之外

故霜加物而雪成功於空者與地而陰已不與少物陰也在此而道重陰生之外

刑說也○注服上刑重也○服正某氏傳云刑上重可也○尚書呂刑云輕上

服治罪下一人減等也○刑之加也○輕本在江氏刑之聲可也○情集注輕則減云

也上等治罪不容於刑則得適重則服上一刑則治之減等下刑服也

合從蘇秦是也○連橫張儀有辟菜徑土開墾是為辟也○草萊田

土校勘記云廖非也闍氏草瓌釋地又韓續云連辟諸侯是封建之義將盡任

也辟草萊任土地是井田之將盡也陳組綏燃犀解云連諸侯而使之戰闢草萊任土地而助之戰均非身親為戰者姑次之

章指言聚斂富君棄於孔子再求行之固聞鳴鼓以戰殺民士食

人肉罪不容死以為大戮重人命之至也疏聚斂富君○正義曰

○以為大戮而封之以為大戮○重人命之至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

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重人命之至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

之傳云獄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注眸子目瞳子也

存人存在人之善惡也疏注眸子至惡也○正義曰荀子非相篇

云盲目無牟子瞳盧童子瞳也瞳目童子不正也牟童皆不從目劉

熙釋名釋形體云瞳童子瞳也瞳目童子不正也牟童皆不從目劉

也精明者也或曰眸子審視之也相裏冒也荀子大略篇云眸子見之

從目者爾雅釋訓云審視之也廣雅釋親云珠子謂之眸蓋亦有

之善惡在視察蓋察人之善惡也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

正則眸子眊焉注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疏注瞭明至之

周禮春官眊瞭注云瞭明目者說文目部云眊目少精也目少精

孟 子 正 義 十五 九 中華書局聚

蒙蒙暗也耗蒙一音之轉故趙氏以耗之不明猶日之蒙也翟氏灝考異云論衡本性篇孟相人以耗子焉人心清而眸子瞭心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其心不正則童子耗然大戴記會立事篇目者心之浮也言者此章所本故既詳言眸子於外矣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蓋孟子此章所本故既詳言眸子於外矣故曰以其之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度哉注度匿也聽言察目言正視端

人情可見安可匿哉疏注度匿也○正義曰論語為政篇云人焉指又趙氏以不隱釋之度章

章指言目為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知人之道斯為

審矣疏目為神候精之所在○正義曰白虎通性情篇云肝木之

候猶云精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目為之候此神

魏志管輅曰吾周氏廣業孟子書顧愷之每畫人或數年不點也

此精是也按精即謂肝木之精正是一事大戴記會子天之圓云陽之精氣

曰神是也上言神下言精正是一事大戴記會子天之圓云陽之精氣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注為恭敬者不侮慢人為廉儉者不奪取人有好侮奪人之

君有貪陵之性恐人不順從其所欲安得為恭儉之行也

**疏**注為恭至

取人○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恭敬也呂氏春秋遇合篇是侮也高

誘注云侮輕也淮南子原道訓云不以廉為悲高誘注云廉猶儉

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廉斂也賈子道術篇云廣較自斂謂之儉說文又部云奪手佳失之也支部云鈹疆取也周書

曰鈹攘矯虔奪取當作鈹經典通作奪奪為手持佳鳥失之即脫去之脫也奪乃鈹之假借

笑貌為哉注恭儉之人儼然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聲諂笑之

貌強為之哉疏注恭儉至為之哉○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儼敬也

儼然儼然即儼若謂恭敬也無欲謂廉儉也論語憲問篇云公綽

之不欲說文欠部云欲貪欲也無欲謂廉儉也論語憲問篇云公綽

而儉恭儉之名以儼然無欲取之故云自取其名賈子六術篇云

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和唱和相應而調和謂之恭儉也趙氏以

虎通禮樂篇云音者飲也言其剛柔清濁和而相飲也趙氏以

象人面形君子樂然後笑前注諛則笑見於面故趙氏以諛笑之貌釋之趙氏前注諛則笑見於面故趙氏以諛笑之貌釋之

章指言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侮奪之惡何由

干之而錯其心疏

人臣恭儉明其廉忠○正義曰孟子言侮奪人

漢則宰輔皆是也趙氏習見當時張禹胡廣之流故及此耳史記魯世家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注淳于髡齊人也問禮男女不相親

授疏見注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於梁惠王其諫云惠王欲以卿位而

而承于髡意觀去於亦頗采安駟之術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如淳

又云髡因謝去亦頗采安駟之術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如淳

于髡以諸騶子亦頗采安駟之術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如淳

之髡齊諸騶子亦頗采安駟之術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如淳

淳于髡說也長命曰列夫稽多康莊之衢滑稽傳云齊威王時齊

奮兵而出諸侯以振驚於滑稽多康莊之衢滑稽傳云齊威王時齊

威宣兩朝又僅兩仕於梁惠王齊也閻氏若璩釋前章似相值於梁惠

于髡問答僅兩仕於梁惠王齊也閻氏若璩釋前章似相值於梁惠

王何則魏世家諸侯卑禮厚幣延以招賢者鄉衍淳于髡孟軻皆有

至梁孟子則素不世見諸侯卑禮厚幣延以招賢者鄉衍淳于髡孟軻皆有

然于齊則仕久矣將溫無其所試之象與發問夫能何未嘗作是語不

見史記而滑下稽殆可威情八測哉周氏趙業救兵至與孟時相見云淳于髡

老授而稱孟義曰為禮夫曲禮云曰侯知不雜坐也同○注問禮男女不相

親授女坊授記受云不好德注云色親侯不以下漁相與也君內則曰非祭非喪

不相授器皆坐奠之而後取之筐孟子曰禮也注禮不親授曰嫂溺

則援之以手乎注髡曰見嫂溺水則當以手牽援之不邪疏當以

手牽援之○正義曰禮記中庸篇不援上注云援謂牽持之也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注孟子曰

人見嫂溺不援出是為豺狼之心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

之以手者權也注孟子告髡曰此權也權者反經而善也疏者反

經而善也○正義曰桓公十一年公羊傳云權者何權者反於

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

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所以自存君子不為也疏云

之設所以扶危濟溺舍死無所設也若使君父臨溺河井豈不

執其髮乎是其義也論語罕篇云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

偏其反而注云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也說者疑於

經不可反夫經者法也制而用之謂之法久不變則弊生故反

其法以通之不變則善故反而後有善不變則順故反而

後至於大順如反寒為暑反暑為寒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四時乃

禮有報而樂有反此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注髡曰今

天下之道溺矣夫子何不援之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

手子欲手援天下乎注孟子曰當以道援天下而道不得行子欲

使我以手援天下乎疏天下溺至天下乎○正義曰此孟子論權

而通之所謂反復其道也孟子時儀衍之流以順道為正突梯滑稽如脂如韋相習成風此冕之所謂權也孟子不枉道以見諸侯正俗所以挽回世道矯正人心此即孟子援天下之權是不以權援天俗為權孟子以道濟天下為權冕譏孟子不枉道是不以權援天無權聖賢之道即聖賢之權也冕不知道亦不知權矣外無道道列

章指言權時之義嫂溺援手君子大行拯世以道道之指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注問父子不親教何也疏君子之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古人文字簡須讀者會其意所指如君子之不教子謂不肖子也猶左傳叔向曰胙又無子子謂賢子也不然當日楊食我見存觀孟子直承曰勢不行也則知孟子丑所問原非為周公之於伯禽孔子之於伯魚一輩子言矣

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注父親教子其勢不行教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曰父子反自相非若夷狄也子之心責其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

執此意則為反夷矣故曰惡也疏注夷傷也○正義曰易序卦傳云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

夷者傷也教之讀謂父之教子本望其善非傷之也今繼以怒反  
 有二解一屬上讀謂父之教子本望其善非傷之也今繼以怒反  
 是傷之矣而屬下讀其父既繼之夫教其子正而心未出於正也即  
 父之傷已而反以傷其父下子之心責其父云云而承之云執此意  
 申上反夷是事也趙氏言子即指心責其父云云而承之云執此意  
 則爲反夷是以事也趙氏言子即指心責其父云云而承之云執此意  
 子一反相非謂父子相宜有恩而反謂非傷義矣解則惡矣惡謂  
 以一說別之父子相宜有恩而反謂非傷義矣解則惡矣惡謂  
 傷義經先言一反夷後言相夷趙氏先說以夷爲夷狄則反夷有  
 反自相非之一說故倒相夷在前一說以夷爲夷狄則反夷有  
 報故爲反自相非之一說故倒相夷在前一說以夷爲夷狄則反夷有  
 引司馬注云出非也莊子應帝王云告我君正不必形之於口即  
 此心責而執此意也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  
 卽爲反以相傷也

離則不祥莫大焉 **注** 易子而教不欲自責以善父子主恩離則不  
 祥莫大焉

章指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義也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  
 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注** 事親養

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失不義則何能事父母乎孰不爲事

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注先本後末事守乃立

也疏孰不至本也○正義曰禮記哀公問孔子云君子無不敬也

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又云君子言不過辭動不

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

矣孟子此義蓋本於此言不過辭行注會子養會哲必有酒肉將徹

不過則則能守身不陷於不義也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會哲死會元養會子必有酒肉將徹不

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會子

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會子者可也注將徹請所與問會哲所欲

與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親意也故曰養志會元曰無欲以

復進會子也不求親意故曰養口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會子之法

乃為至孝也疏將以復進也○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厄言云注

耳何至齎飲食之費以欺無其親乎能無怒乎夫曰亡矣者乃實無

無餘而復以餘進其父亦與有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者  
也會子之必道其質而已此與必對文而云必曰亡非實  
會元不能但道其質而已此與必對文而云必曰亡非實  
有言無明矣蓋將以復進也亦會元之辭言深於易悉於聖人通  
復作新者以進之爾按孔氏之說也是孟子深於易悉於聖人通



變神化之道也。故此篇首言行先王之明而接天下之道揆蓋不獨平  
天宜如也。人倫日用宜如時而有餘則宜變通使易  
變而教之。如父之親且宜其養矣。有時而問有餘則宜變通使易  
子而教之。如父之親且宜其養矣。有時而問有餘則宜變通使易  
以養志。父子之間且宜其養矣。有時而問有餘則宜變通使易  
也。曰夫子未出於正於身當如也。曰守身爲大道不失其身則出  
於正未出於正則失其身。又兩章互發明者也。  
子當如是。以事其父。又兩章互發明者也。

章指言上孝養志下孝養體曾參事親可謂至矣。孟子子言之欲令  
後人則曾子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注：適

過也。詩云：室人交徧適我。間非格正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  
也。政教不足復非說獨得大夫爲輔臣乃能正君之非法度也。疏

政不足間。○正義曰：諸本作政不足與間也。音義出足間二字。則  
趙氏本無與字。○注：適過至交也。○正義曰：毛詩邶風北門作室  
人交徧適我。傳云：適責也。與適通。方云：適過也。南楚以命凡  
相非議人。謂之適。頌殷武勿予禍適。箋云：適過也。列子力命篇  
云：不相謫發釋文。信公謫謂責其過也。小爾雅：廣言也。莊公十七  
年穀梁傳云：格正也。僖公二十六年穀也。梁傳云：人微者也。莊公十七  
二年穀梁傳云：格正也。僖公二十六年穀也。梁傳云：人微者也。莊公十七  
二義故云。時皆小人居位小之言微也。皆之言衆也。文選：盧子諒

贈劉琨詩注引韓詩章句云尤非也說與尤通故趙氏以非釋間  
又必先自出於正君子之事先父必先正其大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  
心之非而臣之輔君必先自居於正其大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  
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無鬼神而國自安定然則臣之德未至  
輔君而君心之非自居位者皆小人而過責之徒見政事之未善而非  
於大不自覺其未正而刺刺焉言不徒見政事之未善而非  
就之不自覺其未正而刺刺焉言不徒見政事之未善而非  
而成禍不止卒之相傾軋政君乖違猶自以為直為忠而子君  
以非是未讀孟子者也顧非在政君而能格則未嘗過責其所  
用之人又未嘗非就其所行之政而曰能格則是格也然則未嘗  
之非以貌格之即就其所行之政而曰能格則是格也然則未嘗  
君心之非者亦可反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  
已未為大人可耳

君而國定矣正君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  
**疏**君仁至定矣○正義

曰何為正仁義而已何以  
為大人居仁由義而已

章指言小人為政不足間非賢臣正君使握道機君正國定下不

邪侈將何間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言人之行有不度其將

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本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

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求全之毀若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

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注虞度至

義曰爾雅釋言云虞度也莊子盜跖篇云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

策作尾生高誘以爲魯人莊公陳不全至毀者也○正義曰太平

御覽引韓詩外傳云崔杼殺莊公陳不全至東觀漁者聞君難將往

死之餒往則其有哺上車失賦僕曰敵君義也無勇私也遂驅車至門

失賦雖往則其有哺上車失賦僕曰敵君義也無勇私也遂驅車至門

矣無鐘鼓之音戰鬪之聲遂駭而死君子聞之曰陳不占可謂志士

退謂也占與瞻古通襄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崔杼之難申蒯待漁者

即杜預注所謂待漁爲監取魚之官侍之言寺也寺之言也待漁

猶規之爲窺周秦人尚可仿佛耳錄申蒯蓋即陳不占之爲蒯

有異同以聲音求之尚可仿佛耳錄申蒯蓋即陳不占之爲蒯

章指言不虞獲譽不可爲戒求全受毀未足懲咎君子正行不由

斯二者也注不虞獲譽不可爲戒○正義曰易萃卦象傳云戒不

此謂此不虞之譽非可豫備致之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注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

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

**疏**

注人之至責也○正義曰禮記樂記云易慢之心入之矣注云易

輕易也說文訓責為求之義不足盡故以咎釋之說文人部

云咎災也从人从各各者相違也輕易其言至於

相違成災咎則已晚矣無責之時先當自慎矣

章指言言出於身駟不及舌不惟其責則易之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人之所患患於不知己未有可師而

好為人師者惑也

倫無患注云患為人師○正義曰禮記樂記論

此患字正與上章責字同易括韓非凡好建白相傾軋攻擊者皆是

深切言之也易其言如趙括韓非凡好建白相傾軋攻擊者皆是

也好為師如楊朱墨翟凡立

宗旨以傳授聚講者皆是也

章指言君子好謀而成臨事而懼時然後言畏失言也故曰師哉

師哉桐子之命不慎則有患矣

君子至言也○正義曰周氏廣

本章不甚合恐有誤似宜在前駟不及舌句下按故曰二句承上

則非有誤蓋趙氏以兩章相貫而言此好為人師之詳說習先

聖之人皆由執其一端自以為是顧其成也蓋未其害用之於君父

僚友則輕易其言以為蹇直不學者依附之又輕易其言而高談

心性傳播宗旨入主出奴各成門戶始則害乎風俗人心繼則禍

於朝廷軍國而或且曰此正人此君子則不虞之譽也以上三章  
相貫趙氏牽連言之為知言矣○故曰師哉師哉桐子之命○正  
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古本旁注桐讀為僮音義云與  
童字同按二語出楊子法言學行篇司馬光集注桐侗也桐子侗  
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也孔韓本哉並作乎按左傳哀五年  
齊景公卒五公子爭立萊人歌曰師乎師乎何黨之乎此師字作  
衆字解與此絕異乎哉  
雖同一語助不可改易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注魯人樂正克孟子弟子也

從於齊之右師子敖子敖使而之魯樂正子隨之來之齊也孟子

在齊樂正子見之也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注孟子見其來見遲

故云亦來也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注樂正子曰先生何為非克

而出此言曰子來幾日矣注孟子問子來幾日乎疏○正義曰下

趙氏以昔者為數日之間數日即幾日是孟曰昔者注克曰昔者

子已知樂正子來已幾日此乃實詰之辭注昔者至間也○正義曰楚辭

來至昔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注離騷云昔三后之純粹兮注云

昔往也公孫丑篇昔者辭以疾承上明日出弔言故趙氏解為昨  
日此上承幾日則不止昨日故以數日之間解之若昨日來今日  
見尚不得為遲之又久也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注孟子曰昔者來



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也孟子重愛樂正子欲亟見之思

深望重也曰舍館未定注克曰所止舍館未定故不即來館客舍

**疏**注館客舍○正義曰周禮委人凡軍旅之賓客館焉注云館舍也樂正子雖從子敖之便而來既至齊遂不相依而自投客舍

此語亦有意也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注孟子曰子聞見

長者之禮當須舍館定乃見之乎曰克有罪注樂正子謝過服罪

也

章指言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樂正子好善故孟子譏之

責賢者備也疏責賢者備也○正義曰論語微子篇云無求備於

一人漢書王嘉傳上疏哀帝云惟陛下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

忍臣子勿責以備新唐書太宗紀贊云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

毛氏奇齡聖門釋非錄云王草堂曰樂正子不絕驩或驩故以禮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鋪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

而以鋪啜也注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驩也學而不行其道徒食

飲而已謂之鋪啜也樂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

所匡正故言不意子但鋪啜也

**疏**

以注學而解鋪啜也○正義曰趙沈

浮糶之則鋪啜二字乃假借之辭人非皆醉何飲不鋪也楚辭而啜其醜

世皆濁何泥食其祿也然則注揚波即與推移同流從俗之意向俗

也注啜醜云泥食其祿也然則注揚波即與推移同流從俗之意向俗

師來說此章未充謂乘子本倖之伎樂未正必附又謂觀鋪爵二當見其

遠何至優渥可憑藉者顧乏樂而從子孟教且之賢者雖便豈能無端而非甚

揭其醜以相從必食之相識何偶於此蓋樂正人於便教之師齊非直

必然從其便也孟子交此樂正子出所於識之且嘗為輔行於齊魯

又招之以禮不故受祿久非其志在實錄也且孟子道行於齊而

為實不任禮不故受祿久非其志在實錄也且孟子道行於齊而

正非謂偶從疑不遂附飲之謂此來可但為隨俗去則行道何

或欲不然也徒以言致其師必將有政以動樂正子樂正子與子或故

章指言學優則仕仕以行道否則隱逸免冒窮處鋪啜沈浮君子

不與是以孟子咨嗟樂正子也  
疏 孟 子 窮 處 考 證 云 義 曰 周 氏 廣 業

本足利孔本韓本並作兔置今從小字宋本按詩周南蕭蕭兔置

鄭箋云兔置之意也墨子曰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置網之中

授之政正與詩意合文選桓溫薦譙元彥表兔置絕響於山林

臣注劉夏曰兔置網也詩曰蕭蕭兔置喻殷紂之賢人退於山林

網禽獸而食之趙氏引此以見不當徒鋪啜之意按趙氏謂仕所

以行道不能行則當隱處不可沈浮隨俗與世推移是不以鋪

啜為口腹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注 於禮有不孝者三專謂阿意曲從陷

親不義一不孝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

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

以為猶告也  
注 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

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也  
疏 注 舜 不 以 告 權

也○正義曰孟子之書全為無後不告而娶可變通者也不行而徒沈

浮鋪啜不可變通者也為無後不告而娶可變通者也不行而徒沈

明之是也告則不禮也道也告而得娶不告與告同謂告禮也道也

不告與告同則亦禮也道也告而得娶不告與告同謂告禮也道也

必告皆非禮非道於此量度

之則告皆非禮非道於此量度

章指言量其輕重無後不可是以大舜受堯二女夫三不孝蔽者所聞至於大聖卓然匪疑所以垂法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

是也注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也知仁義所用而不去之

則智之實也疏注事皆至實也○正義曰仁義之名至美慕其名

則於此二者有未盡雖日馳騫於仁義之名皆虛妄矣不知仁義

之實在此二者非智之實也知仁義之用在此二者而不能力行

則所知仍虛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注禮樂

之實節文事親從兄使不失其節而文其禮敬之容而中心樂之

也疏注禮樂至樂之也○正義曰太過則失其節故節之大質則

節文在斯二者樂在斯二者乃為禮樂之實凡實字樂則生矣生

皆指事親從兄仁義智禮樂之名皆為斯二者而設樂則生矣生

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注樂此事親從

兄出於中心則樂生其中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能自覺足蹈

節于舞曲哉疏注樂此至曲哉○正義曰禮記樂記云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

長言之不知手足之故嗟足之嗟歡之足也詩序之云情動心而  
 注云不知手足之故嗟足之嗟歡之足也詩序之云情動心而  
 形於言舞之不足之故嗟足之嗟歡之足也詩序之云情動心而  
 不知手之舞之不足之故嗟足之嗟歡之足也詩序之云情動心而  
 事也而必手由事親之從兄之而乃為實也全從氏祖望經史問答而  
 生雖不知手之舞之從兄之而乃為實也全從氏祖望經史問答而  
 云古來聖人之語本極大言孝弟之非其始於孔子社論大禮樂原  
 其大德受命之由本極大言孝弟之非其始於孔子社論大禮樂原  
 以為道有孝子申之以孝則老與孝為上仁之本其言廣狹各下  
 之所當而曰義達之一而最曰舜之道為孝弟而已而尤暢其親長是  
 而有天下平曰義達之一而最曰舜之道為孝弟而已而尤暢其親長是  
 章綜羅五德以至於宗祀明樂之所教乎此五更於太學記而亦  
 引孔子之言爵所成以弟皆是之疏證也如健之解意則解手舞  
 足蹈方實地蔡文成以舞章之疏證也如健之解意則解手舞  
 身布衣野人之孝弟足耳樂亦自欲然雖有德苟樂其位則全量一  
 也又云孝弟之量於禮樂二層未故到以所得而稱孝弟一層已至  
 知而弗去一層其量於禮樂二層未故到以所得而稱孝弟一層已至  
 是親弟則假如尹伯奇履霜之操尹伯封之詩能化而順之則  
 事大難假如尹伯奇履霜之操尹伯封之詩能化而順之則  
 餘如申生急從兄皆賢者然吉甫竟父也甚者以順之則  
 不然而棄家蕉子終其馬其志節可哀而使之聖人處之身節文  
 況樂乎彼其中繁冤悲怨足感動天善地然是於禮樂實而待生擬議



至化蓋以類也。是非大舜不能也。故孟子下章即及舜之事。親而天下化。蓋非不。值其變也。然其成文武之德。者大破斧。缺斨之。桐不。蔡以玷其麟趾。騶虞之仁也。是禮樂之極。隆者也。然則無位者。足孝弟至於會閔。尚未足盡禮樂之實。耶。曾子以哲為之父。處其常。閔子乃處其變。然閔子竟能化其父母。便是足蹈手舞地。曾子之養志。便是惡可已。

章指言仁義之本在於孝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況於歌舞不能。

自知蓋有諸中形諸外也。疏云：仁義至外也。○正義曰：論語學而篇云：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孝弟之

至通於神明。見孝經感應章第十六。歌舞即謂足蹈手舞也。言歌者以樂記蹈舞為歌言也。仁義智禮樂必本孝弟。乃實孝弟必依仁義智禮樂。乃至本末兼該內外一貫說仁義而不本孝弟說孝弟而不極於禮樂。皆失之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

**注**舜不以天下將歸己為樂，號泣于天，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

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注**舜以不順

親意為非人子底致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孝道而頑父致

樂使天下化之為父子之道者定也

**疏**

子注○舜正以順曰順親意以為非順人

乎親所以不得為子親故語為親意人子括毛氏奇齡四書臚言並補云

不為親人所以不得為子親故語為親意人子括毛氏奇齡四書臚言並補云

謂底致乎親悅是相悅親如之由全在舜類能盡其悅與中庸乎親有所

道正致○文注致樂者至由不樂而正於樂也致爾雅釋曰雅釋曰

爾雅釋曰○文注致樂者至由不樂而正於樂也致爾雅釋曰雅釋曰

盡樂者皆人道卒能至親化道未盡也夫無難事之頑而凡樂則天能

之下難而親者皆人道卒能至親化道未盡也夫無難事之頑而凡樂則天能

之踐帝位載天候較往朝之瞽矇若璩釋地又續者云余嘗以得五帝紀舜母

允若瞽矇底豫時侯較往朝之瞽矇若璩釋地又續者云余嘗以得五帝紀舜母

次第悅而將歸己節不其乎親此皆為不則能得於娶是也

況前此雖云克節亦以告而得娶是也

能得此則既娶而後猶復疑之或分其室萬章斷身非處地與

頑至此據可娶而後猶復疑之或分其室萬章斷身非處地與

斷非無據可知娶而後猶復疑之或分其室萬章斷身非處地與

為按文切理者聖大踰抵六但始臻斯境豈易言哉親尚書堯典云

其格深以舜之聖大踰抵六但始臻斯境豈易言哉親尚書堯典云

克楊孟文石門頌曰不艾江氏本聲注疏古其書師惠松也先養生

云楊孟文石門頌曰不艾江氏本聲注疏古其書師惠松也先養生

艾格至也訓言為治正和義於云第上歷言三厚惡此奉美舜能養之蓋孔穎達必

艾格至也訓言為治正和義於云第上歷言三厚惡此奉美舜能養之蓋孔穎達必

艾格至也訓言為治正和義於云第上歷言三厚惡此奉美舜能養之蓋孔穎達必

珍傲宋版印

見漢注有訓之艾為養者故為此言由於此知艾當訓養此說和孝之  
諧以孝則舜之其兄弟怡父母於此見之然徒以和孝之  
虛情焉人能營於其頑目口體之欲故違於德義耳既厚以養之則  
市井之人營營與爭利而無賴乎稼所以不至於私聖人變通  
己得滿所欲豈尚與人爭利而無賴乎稼所以不至於私聖人變通  
神化之用必從實處行之可知耕陶而號泣如窮人者通  
均坐此耳迨至樂也今之孝者能養而不能夔夔慄慄既養其  
悅其心所以致樂也今之孝者能養而不能夔夔慄慄既養其  
舍厚養而但空言克諧亦未必其會諧也且須酒肉承歡所以事親之  
未可以養也但空言克諧亦未必其會諧也且須酒肉承歡所以事親之  
道可於是  
參之矣

章指言以天下之富貴為不若得意於親故能懷協頑嚚底豫而

欣天下化之父子加親故稱盛德者必百世祀無與比崇也

至崇也○正義曰昭公八年左傳史趙云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  
舜重之以明德真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  
祀虞帝臣聞威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齊其世血  
存矣史記陳杞世家贊云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  
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有土者不致焉卒為  
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致焉卒為

孟子正義十五